

内 容 提 要

二千多年的封建制度使得中国人只做顺从的奴隶而不做积极主动的主人翁，只会做臣民而不会做国民，因此，要建设新型国家必须要首先打造新型国民。当时社会所说的新型国民，一般指拥有“民智”、“民德”、“民力”的国民。《杭州白话报》作为一份在当时发行地域广泛，发行量较大，办报时间较长，又是当时中国影响最大的白话报纸之一，在打造新型国民方面做出了很大的努力。该报借助通俗易懂的白话语言，从国家观念的灌输，国民观念的启蒙，科学知识的普及，新风俗的倡导四个方面来培养中国下层社会的新型国民。

本文对《杭州白话报》如何打造近代新型国民方面进行考察，介绍了该报的一些基本情况和内容分类，力图使该报在打造新国民方面做出的努力能够比较清晰地展现出来。文章认为白话报语言的先天优势和广泛的阅读群，更有助于启蒙下层社会民众成为近代新型国民。

[关键词] 白话报、新型国民、国家观念、国民观念、科学知识、新风俗

ABSTRACT

More than two thousand years of feudal institution has made the Chinese only grow up to an amenable slave, not an actively positive master, take as a liegeman instead of a citizen, so building up new citizen is the first importance for building new country. The new citizen at that time, is the people who has intelligence, ethicality and power. The Hangzhou Vernacular Newspaper has made big effort in building up new citizen, which has broadly distribution region, a good deal of distribution quantity, runs a newspaper for a long time, is the one of the supreme influence vernacular newspaper in China then. The newspaper educates the people from underlayer social of China to become new citizen, through the four respects of implanting the idea of nation, enlightening the idea of citizen, expanding the science knowledge, promoting the new custom, in virtue of the language of the popular vernacular.

The article investigates the Hangzhou vernacular newspaper how to build up modern new citizen, introduces some basic information and content categorization of the newspaper, for making the newspaper's effort of building up new citizen appear comparatively clearly. The article accounts the vernacular newspaper that has inborn language advantage and comprehensive reader, is more benefit for enlightening the people of underlayer social to become new citizen.

[Key Words] Vernacular newspaper、The new citizen、The idea of nation、The idea of citizen、The science knowledge、The new custom

前言

美国心理学家英克尔斯曾强调说,在任何社会 and 任何时代,人都是现代化进程中最基本的因素。只有国民在心理和行为上都发生了转变,形成了现代的人格,现代的政治、经济和文化机构中的行政人员都获得了人格的现代性,这个社会才能称作是真正的现代社会。否则,即使引进了先进的技术、制度和观念,即使发动了经济起飞,也不会有自我持续和长期稳定的经济增长和社会变化¹。

二千多年的封建制度使得中国人只有臣民而没有国民,只有奴隶而没有主人翁。19 世纪末 20 世纪初的中国正在经历着从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转型,从器物到制度,从外在物质到内在精神,从国民到国家,徘徊在如何建立新型国家的十字路口。中国要想建立一个真正的现代社会,必须要有体现现代人格的新型国民。

梁启超是当时阐释新民意义影响比较大的人,他在论述新民之必要时指出:“国民之文明程度低者,虽得明主贤相以代治之,及其人亡,则其政息焉,……国民之文明程度高者,虽偶有暴君污吏,虐刘一时,而其民力自能补救之而整顿之。”英国、美国等国家之所以强盛,是因为他们国家的人民,现代化文明程度高,故“常不待贤君相而足以致治”。

那时力主推翻清政府,重新建立新型国家的革命派也提出:“政治之善恶,常视国民进化之程度为正比例,其民为自主独立之民,其国即为自主独立之国。”² 革命派倡导以武装暴动改造中国,但从欧美资产阶级的历史中他们又体会到,革命需要民众,需要具有德、智俱优的广大国民的支持;破坏为了建设,要建设西方式的新社会,必培育西方式的新国民。

因此,打造新型国民是建设新型国家的需要,不管是建立君主立宪制国家还是民主制国家,都离不开新型国民的支持和努力。只有国民在心理和行为上都是带有现代色彩,才会有真正的现代国家。

当时社会所说的国民程度,一般指的是“民德、民智、民力”,只要有了德、智、力皆高的新型国民,就会有新型制度,有了新型制度就会有新型政府和新型国家。中国古代文化中所强调的知识结构和精神面貌都是为成为忠君的臣民所服务的,而打造新型国民必须要有新型的知识和新型的民气,这些都是要靠“开民智”、“新民德”获得的。

报刊是当时“开民智”、“新民德”的重要媒体。梁启超说:“视国之强弱,则于其通塞而已……去塞求通,阙道非一,则报馆其导端也。……阅报愈多者,其人愈智;报馆愈多者,

¹ (美)西里尔·E·布萊克编,杨豫 陈祖洲译:《比较现代化》,上海译文出版社,1996 年第 1 版,第 13 页。

² 《论中国之前途及国民应尽之责任》,《湖北学生界》,1903 年第 3 期。

其国愈强。”¹一些开明士绅甚至说：“报馆之开民智，其效视学堂、学会为尤捷也”，将报刊作为传播新知识，传递新观念的有效途径。在众多启蒙报刊中，值得注意的是这一时期创办的一些白话报，其以大众化的传播工具，大众化的语言，以人数最多的工者、农者、商者为启蒙对象，传播大众所需要的知识，塑造民众的近代人格，追求“开民智”、“新民德”效果。

在启蒙救亡的思潮影响下出现了很多最易开下等人之知识的白话报，如《安徽俗话报》、《杭州白话报》、《中国白话报》、《京话日报》、《竞业旬报》等。这些白话报刊以通俗的语言从各自不同的角度出发介绍近代科学知识，对落后的传统观念、习俗进行了批判，在清末下层社会启蒙运动方面起到了移风易俗、解放思想的重要作用。

作为一份在当时发行地域广泛，发行量较大，办报时间较长，又是当时中国影响最大的白话报纸之一——《杭州白话报》，把该报的宗旨定为“开民智”和“作民气”，认为白话报是“开风气的事体，诱人识字的一件宝贝”，“看白话报的人越久越多，那新风俗、新学问、新知识必将现在所处的老大中国了。”²

《杭州白话报》，于1901年6月（光绪二十七年五月）在杭州创办。初为月刊，后改旬刊、周刊、三日刊、日刊，发行量也从2000份增加为3000份，直至5000份，风行杭城及附近各地。由项藻馨主办。主要撰文者有孙翼中、陈叔通、汪曼锋、林獬等。内容分论说、中外纪闻、地学问答、俗语指谬、历史故事等栏目。

该报纸文章均采用白话文体，通俗易懂，它以鲜明的立场观点对当时的中国政治、国际国内重大事件发表过许多重要评论，提出了打造新型国民，改造社会的主张，对封建伦理进行过较系统的批判，在当时曾起过进步作用，对以后各地白话报的出现很有影响。

对白话报刊的研究，不仅有助于报刊史、新闻史的研究，还有助于近代思想文化史研究的进一步深化。但是，到目前为止，有关这方面的研究成果不是很多。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编的《近代史资料》第二期登载了葛成文辑录的《清末白话文运动资料》，收录了十一篇关于提倡白话文体的文章。戈公振著《中国报学史》和张静庐辑注的几本近代出版史料，一般列出了二十余种白话报刊名目。1982年出版的《辛亥革命时期期刊介绍》编入了不少介绍白话报刊的文章，并由谢俊美概括性地介绍了《杭州白话报》。方汉奇编著的《中国近代报刊史》和《近代中国新闻事业史事编年》，对白话报刊的论述给予了一定的篇幅，并且在注释中列出白话报刊名目五十余种。李孝悌著的《清末的下层社会启蒙运动：1901—1911》评估了白话报的社会启蒙作用，其中也提到了《杭州白话报》。书中以丰富的史料

¹ 梁启超：《论报馆有益于国事》，《饮冰室合集》，第100-101页。

² 《论看报的好处》，《杭州白话报》，第1年第1期，1901年6月20日。

描述出这样的历史情景：在义和团运动失败的刺激下，“开民智”三个字一下子成为清末十年间最流行的口头禅，知识分子为了把启蒙的理念向下传递到下层社会，作为传播媒介的白话报刊于是大量出现。《杭州白话报》一直作为近代白话报刊的代表而经常被论者作为列举对象出现的。目前还没有专门的论著出现，但是引用该报刊文章撰写的论文有一些，《浙江体育科学》2001年4月第23卷第2期上刊登的《洗刷“东亚病夫”耻辱的号角——读〈国民体育学〉》，就是围绕发表在1902年的《杭州白话报》上的由岚僧先生演绎的《国民体育学》一文而撰写的。

本论文的主要创新点是第一次系统地深入地对《杭州白话报》的内容进行研究，并运用统计方法对该报的文章进行整理归纳。我认为，白话报的主要使命是利用大众传媒这一形式，使用通俗易懂的语言，向大众传播新知识、新观念。因此，我的论文将以《杭州白话报》打造新型国民的努力作为主要内容。围绕这一内容，本文总共分五章来阐述：第一章是考察该报纸的创办发行、编辑队伍、栏目内容变迁及特色，第二章通过报纸在国家概念、主权观念方面的剖析，动员民众爱国救国来体现其对读者的国家观念的灌输，第三章是通过该报阐发国民、民权概念，厘清民众与政府之间的关系，并提倡学习西人近代精神来对读者进行国民观念的启蒙，第四章是强调了有“智”则国强，该报通过介绍科学知识，重视教育来普及读者的知识文化，第五章则批判旧习俗，提倡新风俗，强调要为强国而变革习俗的观念。

1901年之后的中国，虽然在形式上还维持着独立的面目，但实际上国家的各项主权已处于被列强所操控的局面。帝国主义在中国为所欲为，可以轻而易举地从清政府手中获取他所需要的权益，《杭州白话报》上发表的一系列新闻报道，有利于揭露帝国主义的侵略嘴脸，并在论说栏目向读者传递国家概念：“国家者以土地人民主权三者为元素，有一定之领土，合一群之居民以服从于无上主权之下”¹；并介绍欧美的资产阶级民主思想，大力颂扬民权思想，强调百姓的主体意识，启蒙国民观念，对中国的封建专制制度进行了猛烈的抨击，告诉读者百姓是国家的“主人翁”，“须知中国的土地，是我们百姓的土地，中国的财产，是我们百姓的财产”²；科学知识结构的改变有益于国民掌握了解世界与自身的武器，因此该报通过地学问答、谈天栏目介绍近代天文地理学，普及科学知识，还主张重视学校教育，关注学堂，提倡学校办得越多，民智越能大开，文化知识越是普及，就越能使国家强盛；除此之外，该报还认为当时中国的社会风俗太陈旧，阻碍着新型国民的打造，于是在1901至1902年间相继发表了“五禁”（禁烧香、禁扶乩、禁拜忏、禁谣言、禁赌博），“四戒”（戒吃素、

¹ 《国家的思想》，《杭州白话报》第891号，1908年11月1日。

² 《论中国百姓的责任》，《杭州白话报》第2年第33期，1903年。

戒行会、戒吃烟、戒吃酒)，“一废”(废祭祀)，“一去”(去忌讳)等十一篇变俗短论，改变旧风俗，倡导新风俗。

《杭州白话报》强调要爱国、开民智、作民气、改习俗，对当时民众的现代化启蒙起了一定的作用。因此，本文围绕该报灌输民众国家观念，启发民众国民观念，普及民众科学知识，和倡导民众新习俗这四个方面来阐述该报在打造新型国民的作用。对其研究有助于了解白话报刊在打造新型国民方面的历史作用，也可以从这个报刊窗口看到在社会转型时期，晚清最后十年是如何被现代化潮流推着往前走，晚清国民是如何被传播媒介浸染现代化色彩的。国民现代性打造的完成不是一蹴而就，是一个长期的过程，清政府被推翻后的轰轰烈烈的新文化运动仍在延续这个话题，探讨着国民的进步，直至现在百年之后，建设着现代化社会主义国家，国家观念、主体意识、科学教育、文明风尚等一系列国民的精神文明建设仍然是一个不容忽视的问题。

遗憾的是，《杭州白话报》历时十年，资料遗失很多，现能找到最完整的报刊资料年限是1901—1904年和1907—1909年，但是其首尾两端的宗旨还是一致的，如该报1901年的《本报一年期满总论》中就强调了办报宗旨是“开民智与作民气”，而1908年第844号上也强调了“报馆有开通民智的职任”，¹在改造国民现代性方面有相同的作用与意义，因此暂且以有限的史料作为当前的研究对象。此外，虽然作者希望通过研究来使白话报刊的国民现代性启蒙作用清晰起来，但是限于作者的治学功力的不够，再加上掌握史料的有限性，本文还存在着许多不足之处，希望能够得到各位老师和读者的帮助和指正，以便进一步加以完善。

¹ 《先说落议局的大意以告我一般国民》，《杭州白话报》，1908年9月14日，第844号。

第一章 《杭州白话报》的概况

二十世纪初，中国先进知识分子为了开启下层社会“愚夫愚妇”的智慧，创办大量白话报刊，把信息更有效地传达给一般人。据统计，从1900到1911年间，共出版了111种白话报¹。《杭州白话报》就是这一时期出现的，是在杭州创刊的第一份白话报纸，也是我国创刊较早的最有影响的白话报之一。

第一节 创办与发行

《杭州白话报》创刊于1901年6月20日（清光绪二十七年五月初五日），于1910年（清宣统二年）停刊，创办人项藻馨。创刊时为旬刊，月出3期，全年共出33期，用毛边纸木刻印刷，线装书形式。以后渐次改为周刊、三日刊、日刊。社址初设杭州中城祖庙巷项宅，后迁万安桥西首，再迁下城头巷，改日刊时迁保佑坊大街。

《杭州白话报》的读者群是以下层社会的民众为主，真正能读报的也就是粗识几个字的人，该群体不像上层精英社会那样满腹经纶，因此该报在语言上全部采用下层社会能读懂的白话文，以期达到传递信息的有效性。在第一期《论看报的好处》中提到用白话文出版该报的原因：

“所以我朋友们商量想开报馆，又怕那文绉绉的笔墨，人家不大耐烦看，并且孔夫子也说道，动到笔墨，只要明明白白，大家都看得懂就是。从前日本国，有个大名士，名叫贝原益轩，他一生也是专门做粗浅的小说书，把人家看，不过几年，那风气就大开了，国势也渐渐的强起来了，因此日本维新的根基，大家都说是贝原益轩一个人弄起来的。”²

所以希望“大家看看白话报，改过野蛮行径，变过奴隶性质，处处从公理这条大路上走，自然四通八达。中国和外国永远没有事闹出来了，中国也渐渐好兴旺了。”³

在20世纪初民族危机加重的时代背景下，该报在传递新闻信息的同时，自觉地承担起社会教育的职责，通过打造新型国民来建造新型社会，因此《杭州白话报》把办报宗旨定为开民智和作民气。“不开民智，便是民气可用，也是义和团一流的人物；不作民气，便是民智可用，也不过是作个聪明的奴隶，中国人要想享自由平等的幸福，可永远没有这一日”⁴。

“杭州白话报是开风气的事体，诱人识字的一件宝贝”，“看白话报的人越久越多，那新风俗、

¹ 蔡乐苏《清末民初的一百七十余种白话报刊》，收于《辛亥革命时期期刊介绍》，V，第493-538页。

² 《论看报的好处》，《杭州白话报》第1年第1期，1901年6月。

³ 《论中国人对付外国人的公理》，《杭州白话报》第1年第12期，1901年10月。

⁴ 《谨告阅报诸公》，《杭州白话报》第1年第33期，1902年6月。

新学问、新知识必将现在所处的老大中国了。”¹

该报在出刊时设有以下栏目：论说、中外新闻、北京纪闻、谈天、地学问答、俗语指谬、泰西格言小训、新童谣、新弹词、外国故事等。论说栏目是当时社会所关注的某一问题进行论述，是主笔们表达自己思想与观点的阵地，一般每一期一个主题，有时会因为篇幅的长度连载几期，主题涉及移风易俗、国家意识、科学知识、主体意识等方面，有强烈的政论色彩；中外新闻主要是报道新近发生的国内新闻为主，由于特定的时代环境缘故，该栏目以报道列强侵占中国领土主权的新闻居多；北京纪闻以报道京城信息为主；谈天是以介绍日、月、星、辰、风、云、雷、电等各种天文、气象知识为主；地学问答是以介绍地球运动状态、地质学知识、世界地理知识、人种、宗教及各个国家的政情民俗为主；俗语指谬主要是收集一些日常生活中具有消极意义的俗言俗语，指出其对社会阻碍作用，以期移风易俗；泰西格言小训列举西方国家中常见的励志名言，与中国的现在思想、精神状态相比较，把它们作为中国学习真理的对象；新童谣和新弹词都是以旧瓶装新酒的形式，把新思想、新学说用在民众中比较熟悉和流行的童谣或弹词形式演绎出来；外国故事主要是借他山之石，把世界上一些国家的亡国经验作为现在中国的前车之鉴。

《杭州白话报》的栏目设置与同一年（1901年）创刊的《苏州白话报》、《京话报》等其他白话报刊差不多，主要围绕论说、新闻、故事这三大类，体现通俗化特征，以利于下层社会识字不多的民众阅读。而同一年创刊的其他报刊如《南洋七日报》与《选报》，由于不是采用白话语言来面对下层民众读者，因此栏目的设置上比较细化及书面化，如《南洋七日报》在时事栏目细分为六门：内政门、外交门、理财门、经武门、格物门和考工门，《选报》也把新闻类细分为内政纪事、外交纪事、地球各国纪事、所闻录等。

《杭州白话报》刚创刊时以论说、地学问答、外国故事等说教性和知识性栏目占的比例较大，虽说这是一份报刊，但是新闻的时效性不够明显，更多倾向于杂志型报刊。随着报刊旬刊后改为周刊、三日刊、日刊之后，形式从线装书形式渐改为报张式，雕版改为活字版，连史纸改为新闻纸，新闻类栏目也逐渐增多，从刚开始只有中外新闻、北京纪闻两个新闻栏目，增加为本地新闻、本省新闻、国内新闻、紧要新闻、社会新闻等，新闻的比重大大增加。这种现象从一方面反映了报界对新闻报道日趋成熟，逐渐向现代社会报纸接轨，另一方面也反映了该报的编辑逐渐摆脱起初对民众的一副老夫子的说教面孔，开始尊重民众对信息的知情权。

《杭州白话报》的出现使杭州市民耳目一新，订购的人很多。据1903年（光绪二十九年）

¹ 《论看报的好处》，《杭州白话报》第1年第1期，1901年6月。

年)在东京出版的浙江留日学生办的《浙江潮》杂志调查,当年在杭州销售的7种省内外报纸中,《杭州白话报》每期发行七八百份,销数居第一位,超过《申报》和《中外日报》(每期在杭销数均500份左右)。发行范围从第一期的杭州四个代售处(银洞桥译林、惠民巷口德记书庄、湖墅西河魏声和先生、西湖茅家埠)以及上海、苏州、福建三个外埠代售处,到第二期代售范围已扩大到本省内绍兴、上虞、嵊县、新昌一带,因此,《杭州白话报》的代派处除上海中外日报馆外,在苏州、南京、福建、江西、绍兴、上虞、嵊县、宜昌、武昌、嘉兴、无锡、湖州、南浔、海宁、新昌、诸暨等地均有设立。大范围的发行有益于扩大该报的知名度与影响力。1908年2月第626号的《杭州白话报》登有该报在外国销售的价格,“外国全年逐日寄十一元五角二分,间月寄七元九角二分,半年五元七角六分,间日寄三元九角六分”,表明了这时该报的发行范围已经扩展到海外。

该报虽有市场发行定价,“本馆按月三期每本零卖大钱二十文定价,全年者大洋六角”,¹后因页数从12页增至16页,第十期起售价增至30文,年底偶有增页,每册50页左右,零售价提高至60文。但是办报初期的资金来源主要靠一些具有新思想的知识分子的月捐,在第一年第一期后面就列举了月捐诸君的姓氏,如“林宜樊先生月捐洋貳元,徐仁甫先生月捐洋壹元,魏声和先生月捐洋貳元”²等等,估计该报在初期其经费来源主要还不是依靠广告,如该报第24期上只刊登了浙西书林的十本新书广告,而所见1907年(光绪三十三年)的《杭州白话报》日刊已登有各种类型广告,数量较多,涉及商、医、学各个领域,如“新开杭州公利社广告”、“中合印书有限公司广告”、“美华中西靴鞋庄广告”、“杭城蚕桑学堂科招生”³等等,由此可见办报资金来源从初期的捐赠已经转向商业广告收入。

第二节 编辑队伍

《杭州白话报》的编辑阵容比较强大,首任主笔为林白水,其后钟寅、汪嵒、钟璞岑、董学琦相继主笔政。编辑中有邵章、汪希、袁毓麟、陈叔通、程光甫、韩靖庵等知名文人,编辑队伍颇为强大。1903年(光绪二十九年),光复会会员孙翼中从日本回国,接任《杭州白话报》经理兼主笔后,报社成为光复会的秘密据点,报纸也成为光复会的舆论工具,反清色彩增浓,发行量从700—800份上升到2000份。1906年,孙翼中受诬陷被迫离杭,由胡子安、魏深吾相继任经理,报纸反清色彩逐渐淡薄,但对革命仍持同情态度。

这里对该报的管理和编辑人员作一简要的介绍:

¹ 《本報告白》,《杭州白話報》第1年第1期,1901年6月。

² 《本報月捐諸君姓氏列后》,《杭州白話報》第1年第1期,1901年6月。

³ 《杭州白話報》第239号,1907年1月,首页。

项藻馨(1873—1957),别名兰生,浙江杭州人,1873年(清同治十二年)生,曾任大清银行书记官,中国银行副总裁,浙江兴业银行书记长。于1901年创办《杭州白话报》。

林白水(1874—1926),名獬,又名万里,字少泉,号宣樊,又号退室学者,中年自号白水,福建闽侯人。革命派。14岁随舅父读私塾,20岁去杭州在林伯颖家教学馆,1898年应聘在杭州蚕桑学堂执教,1901年任求是书院总教席;同年6月,任《杭州白话报》主笔,并在该报上以宣樊子笔名发表了《论看报的好处》、《堂堂大丈夫》等政论文章,还刊登了一些外国历史故事,如《美利坚自立记》、《俄土战记》、《菲律宾民党起义记》等。1902年与蔡元培等成立中国教育会;11月又成立爱国学社,出版《学生世界》杂志。1903年赴日本留学,加入拒俄义勇军队,任丙区队第二分队分队长,旋参加华兴会;12月归国后与蔡元培等在上海发行创办《俄事警闻》,翌年改为《警钟日报》,又创办《中国白话报》。1904年再赴日本留学,入早稻田学法科,11月归国后赴上海以译著卖文为生。

孙翼中(1872—?),字耦耕,号江东,浙江钱塘人。革命派。1901年在杭州求是书院任教,并在《杭州白话报》上以独头山人笔名发表一些爱国故事,如《波兰国的故事》等,以及主持一些科学知识栏目,如地学问答、谈天。后因出带有反清思想的作文题《罪辨文》,受到地方政府的追究被迫避往绍兴东湖通艺学堂教书,继续传播反清思想。1902年赴日留学,参加留日学生组织青年会,并主编浙江留日学生刊物《浙江潮》。1903年夏回国,在项藻馨的推荐下接任《杭州白话报》总编辑,不久加入光复会,《杭州白话报》社即成为光复会的言论机关和革命党人的联络点。1907年辞去该报职务,任钱塘县立高等小学校长,后因横遭地方官吏的诬陷而退隐,不久去世。

陈叔通(1876—1966),名敬第,字叔通,浙江杭州人,1892年中秀才。任《杭州白话报》主笔,在该报上主要发表倡导社会教育与批判旧风俗的文章,如《劝人识字说》、《记南浔庞氏开学堂事》、《劝人不要虐待奴婢》、《禁烧香》、《禁扶乩》、《禁拜杆》、《戒吃素》等。1903年癸卯科进士,授翰林院编修。1904年东渡日本,入东京法政大学学习政治法律。1906年学成归国,在杭州创办女子学堂杭州女学(后易名为杭州女子师范学堂),并为上海合众图书馆创办人之一。1909年当选为咨议局议员,并积极参加立宪运动,同情革命。

邵章(1874—1953)字伯炯、倬庵,杭州人。立宪派。近代教育家。毕业于日本法政大学速成科。曾任浙江两级师范学堂监督,北京法政专门学校校长。历任翰林院编修,杭州府中学堂、浙江两级师范学堂、湖北法政学堂及东三省法政学堂监督,法律馆咨议员,奉天提学使,北京法政专门学校校长,约法会议议员,司法官惩戒委员会委员,北京政府平政院评事兼庭长、院长等职。著有《云笈琴趣》等。

童学琦(1868~1939),字亦韩,新昌城关忠信坊人。1889年(清光绪十五年)中举。1897年,与章太炎等在杭州创办《经世报》。次年,协助王佐在上虞创设算学馆。1900年,与蔡元培同赴临安,为越郡同乡会创立启明学校。次年7月,任《杭州白话报》主笔。思想激进,力主排满,与编辑陈叔通等被人称为“浙江新闻界之先进”。后加入光复会。1907年,徐锡麟安徽起义失败,在北京与蔡元培、陶成章等同被清政府通缉,遂避居上海租界,以开书店作掩护。辛亥革命后,任浙江都督府秘书、参议会参议。1917年,任北京国史馆编纂,并协修新昌县志。1912年,被浙江省长张载阳聘为顾问。1927年,辞职归乡,读书会客,种花养鱼,关心地方公益事业。1939年7月卒。

袁毓麟(1873~1934),幼名荣润,号文蓺,仁和人。清副贡生,后中举。早年习英文和算学。1901年项藻馨创办《杭州白话报》,袁毓麟为该报初创时期的主笔。1904年,袁毓麟留学日本,入东京法政大学。

由此可以看出,该报的主笔们大部分都是革命派人士,或者同情革命者、主张立宪者,而且他们几乎都有投身或参与教育事业的经历,比如林白水曾在杭州蚕桑学堂执教,孙翼中曾在杭州求是书院执教,陈叔通创办女子学堂杭州女学,邵章是近代著名教育家,童学琦曾与蔡元培一起创办启明学校。这一背景,使他们对办白话报以教育民众更为重视;除了担任《杭州白话报》主笔之外,部分主笔还有创办其他报刊的经验,如林白水于1903年创办了影响比较大的《中国白话报》,孙翼中曾主编著名留日学生刊物《浙江潮》,童学琦与章太炎等在杭州创办《经世报》。所以,他们对办报业务很熟悉;从主笔们的学习教育经历来看,他们大多数都有接受西方文明的留学经历,并学习以政治法律科目为主。林白水入日本早稻田大学学习法科,孙翼中也赴日留学,陈叔通入东京法政大学学习政治法律,邵章毕业于日本法政大学速成科,袁毓麟也曾入日本东京法政大学留学;该报的主笔们也有一些是积极拥护立宪运动者,如陈叔通曾积极参加立宪运动。因此,该报的主笔们作为革命派人士,在政治理想上主张建立一个新型的民主制国家,而建立这样的国家前提是打造新型国民,实际上,他们是把办报活动作为追求政治理想的具体实践,作为实现政治目标的具体步骤。他们丰富的办报经验有助于他们了解报刊传播新知和引导舆论的强大社会功能,因此他们把《杭州白话报》定位为启蒙广大下层民众成为新型国民的基地,提倡兴办学校教育,推广社会教育,注重对新型国民的必备知识的普及,包括科学知识和政治知识等,激发起民众要成为新型国民的欲望,引导民众向一个适应民主立宪制国家的新型国民角色转变。

由于大部分主笔(林白水、孙翼中、陈叔通、邵章、袁毓麟)都有留学日本的经验,这对报纸探讨新型国民塑造问题是有帮助的,因为当时日本明治初期,“明六社”的思想家们

致力于“文明开化”的启蒙宣传，其主要目的之一便是要改造日本国民的旧风尚、旧习性，造就德、智兼优的日本新国民，并认为日本的文明，还远不及西洋各国，是因为人民的智德不足，为了达到这个目的，必须追求智慧和道德。¹《杭州白话报》的编辑们正是从日本的经验中吸取了打造新型国民，建设新型国家的经验与信心。

第三节 栏目、内容的变迁及特色

《杭州白话报》于1901年创刊，1910年停刊，历时十年，而这十年又是晚清风云变幻的十年，因此该报在栏目及内容上也呈现了比较明显的变化。

（一）栏目的变迁：

1901年该报初创时的栏目大致分类有论说类、新闻类、历史故事类、科学知识类及杂文类，这样的栏目形式历时两年，中间虽有变化，但是总体分类上还是没有变化多少。到了1904年该报的第三期，栏目有所变动，除了保留论说类之外，还有时事评论类，杂著类和小说类。由于原始资料的缺乏（缺少1905年和1906年的《杭州白话报》），查阅到1907年的该报已经变化很大了，不仅外在形式已从线装书改成四开四版的纸张，栏目也已重新设置，并且增加了很多，有上谕、宫门抄、论说、来稿代论、紧要新闻、本城新闻、本省新闻、国内新闻、来稿、文批、新译小说、官场纪事、商业行情，这样的栏目一直沿用到1909年。

这样看来，《杭州白话报》的栏目变化至少有两个很明显的分水岭——1904年和1907年（或者更早一些）。该报1901年—1903年的栏目设置主要目的是通过论说栏目向中国百姓强化新观念的灌输，由报纸的新闻类栏目来开阔百姓的眼界，并借助科学知识类栏目向下层社会传播新知识；而1904年的栏目设置更注重时事评论，因为自从1903年光复会会员孙翼中接任该报的经理职位后，报社成为光复会成员的一个联络地点，报纸的舆论也倾向于激进，所以该报已经开始弱化报纸的新闻性，更多地带上政治宣传的色彩，通过对社会时事的评论和对时弊的揭露抨击，引导民众对现实政治的不满和反抗；1907年后的《杭州白话报》，栏目设置更接近于近代报刊，重新开始重视报纸的新闻性，按地域范围把该报的新闻分为本城新闻、本省新闻、国内新闻，还专门设置紧要新闻栏目突显新闻的时效性，并且还设置上谕、宫门抄、来稿、文批、官场纪事、商业行情等栏目注重报纸信息来源的广泛性。

该报创刊时是旬刊，第一年出版了33期，后来逐渐改为日刊，平均每月30期，1901年和1904年一年的报刊期数与1908年的一个月的报刊期数基本相同，因此可以统计1901年全年、1904年半年及1908年9月的各主要栏目的篇数，并作如下比较：

¹ 陈高原：《论近代中国改造国民性的社会思潮》，《近代史研究》，1992年第1期。

时间	论说类	新闻报道类	时事评论类	历史故事类	广告类
1901 年（全年）	33 篇	172 篇	0 篇	51 篇	10 篇
1904 年（半年）	14 篇	0 篇	33 篇	20 篇	0 篇
1908 年 9 月	28 篇	283 篇	20 篇	0 篇	135 篇

看来论说一直是该报固定的、并且是比较重要的栏目，平均每期都有一篇观点鲜明的文章，最能体现主笔们的思想精华。新闻报道类栏目从有到无到重视，而时事评论类从无到重视到一般，两个栏目呈互补状态，一般而言，新闻报道类的文章可以体现报纸的新闻性，而时事评论类文章可以体现报纸的宣传性，因此该两类栏目的对比变化是该报在某一时刻是注重新闻性还是宣传性的折射。1901 年时为了向读者传递外国列强在中国的侵略行径，以及学堂教育和移风易俗等方面的信息，该报纸上新闻报道类文章出现得比较多，而到了 1903 年，随着孙翼中担任该报经理后，报纸的舆论革命色彩浓烈，并对新闻信息进行了主观上的处理，重视对新闻的评论，因此 1904 年报纸上的新闻不是以客观报道形式出现，而是以时事评论这种比较新颖但偏主观的方式解读，带上了宣传色彩。之后，随着中国社会一系列大事情的发生，如废科举兴学堂，及立宪运动的展开，该报出于读者对信息需求的增加重新加强对新闻的客观报道，并以新闻报道作为报纸的主要内容，有时报纸上还会出现“由于今日新闻过多，小说暂停一天”的公告，越来越重视报刊的新闻报道功能。该报对历史故事类文章的刊登也从有到无的减少，逐渐淡化报刊连载文章的类似杂志痕迹，从形式上类同于现代报纸。1908 年的《杭州白话报》前面出现大量的商业广告，以学堂的招生广告居多，因为 1905 年清政府废除科举制后，各地学堂大兴，报纸也就成了各专门学堂发布招生信息的重要渠道，如杭城蚕桑学堂、杭州安定学堂等都在该报上刊登招生广告，除此之外，还刊登一些医院的开办广告，各类新到书籍广告，商铺商品广告等等，种类繁多，这种现象表明了该报从经营管理上开始与现代报纸接近。总体上而言，《杭州白话报》的栏目设置越来越合理，也越来越接近现代新闻报纸，体现高度的时效性和经济性，更强调大众特色。

（二）内容的变迁：

与其他报刊相比，《杭州白话报》内容上主要集中在四个方面，国家观念的灌输，国民观念的启蒙，科学知识的普及和新习俗的倡导。1901 年之后的中国，虽然在形式上还维持着独立的面目，但实际上已处于被列强瓜分的局面，在沉重的民族危机时刻，该报在这一时期发表了不少灌输国家观念的文章，并明确指出什么是国家的思想，进行爱国救国的动员，以期激发百姓们强烈的爱国心来挽救国家危亡局面；该报还通过介绍欧美的资产阶级民主思

想，大力颂扬民权思想，强调百姓的主体意识，明确百姓与政府之间的关系，进行国民观念的启蒙，告诉中国百姓他们不是朝廷的臣民，而是国家的主人；科学知识结构的改变有益于国民掌握了解世界与自身的武器，有助于国民对国家的参与建设作用，因此传播西方科学知识也是该报的一项主要内容，向中国百姓介绍了地理知识、社会知识、体育知识、农学知识等；该报认为当时中国社会流行的一些旧风俗阻碍了国家的强大，影响着国民的健康成长，因此批判了多种旧习俗，向百姓积极倡导文明新风俗。

《杭州白话报》历时十年，报刊内容也和栏目一样，随着时代背景的变化而变化。虽然国家观念的灌输、国民观念的启蒙、科学知识的普及、文明风俗的倡导这四个方面的主题没有很大的变化，但是每一时期宣传、报导的侧重点随着社会关注的不同而不同。其中属于灌输国家观念方面的文章有《国家的思想》、《路矿已失》、《俄占奉天已久》等等，属于启蒙国民观念的文章有《论中国百姓的责任》、《公民之浅解》、《论中国人对付外国人的公理》等，而属于普及科学知识的文章有《论看报的好处》、《劝人识字说》、《再告学生家属》等等，属于提倡文明风尚的文章有《说勤慎忠信是风俗改良的根本》、《禁吃烟》、《外国的风俗》等等。

以下就是 1901 年全年、1904 年半年与 1908 年 9 月的四大主题之间的篇数分布：

时间	国家观念	国民观念	科学知识	文明风俗
1901 年（全年）	58 篇	18 篇	62 篇	41 篇
1904 年（半年）	16 篇	14 篇	13 篇	7 篇
1908 年 9 月	24 篇	32 篇	85 篇	74 篇

从该表中各个主题文章篇数的对比变化可以看出，二十世纪初中国民族危机加重的背景下，《杭州白话报》也加大比例报道能向读者灌输国家观念的文章，唤醒民众的爱国意识和民族危机感，如《俄人诡计》、《法国看想云南》、《俄罗斯想并吞西藏》等文章，但是随着中国已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领土主权被侵占的局面已定，从 1901 年到 1904 年再到 1908 年，关于国家观念主题的文章呈减少趋势。相应地，这一段时间清政府的预备立宪运动等政治改革逐渐展开，需要具备一定的近代政治素质的国人支持，而该报的编辑们都主张在政治上建立一个新型民主国家，重视对百姓的国民观念教育，因此这一时期关于国民观念的启蒙文章呈逐渐增多趋势，如《还我使君》、《绅士会议筹办谏议局》、《演绎谏议章程之关于不得有选举权及被选举权者通告我一般国民》等。该报的编辑队伍中大多数主笔都有办学经验，重视报纸对科学知识的推广作用，再加上 1905 年清政府废除科举制后，学校大兴，该报逐渐增多报道学校的动态新闻，重视学校教育对新型国民的培养，如《师范学堂考验体操专修学

生》、《杭府中学堂特别添课德文》、《浙江高等学堂运动会各种职司》等。而1906年清政府颁布的《禁烟章程十条》也影响到报刊在对禁烟禁毒方面的消息报道加大比例,刊登了如《出示禁烟》、《禁烟之认真》、《销毁烟具》等文章。总的来说,《杭州白话报》的篇目内容更强调国民观念的宣传,常识的普及,内容越来越丰富,越来越重视对新闻信息的传播,逐渐呈现现代新闻报纸所具有的大容量、强时效等特征。

(三) 特色:

《杭州白话报》有着非常鲜明的语言特色,即使用通俗易懂的白话文,而且许多语言都是杭州百姓日常使用的大白话,这样的语言可以使更多的下层百姓阅读该报,扩大该报的读者群,起到真正启蒙下层社会的作用。如该报在《和约全稿》一文中说道:“若是你们列位,做生意的,做买卖的,文理不大通,又没有钱买中外日报看,这椿大大的事体,那就一生一世不明白了。咳,列位,我与你同是中国的国民,倘然中国与外国交涉,我中国占了便宜,我国民就便宜有分了;中国吃了亏,我国民也就吃亏有分了。……所以把中外报里头所登的和约全稿,照样演出来,请你列位看看,才晓得不争气的国,闭着眼睛瞎闹蛮打,到算帐时候,原来是这样吃亏呢?”¹

该报还对文章中不得不出现的书面语言进行解释,如在《中俄新约大略》中提到的“利权”二字,可能对读者而言比较书面化或是比较陌生,在文章版面上作如下处理:“东三省满洲铁路,都要由俄人建造,中国不能准别国在这几处地方得铁路的利权(利是利益,权是权柄,利权是利益的权柄)……”,又如在提到“自立”二字时,为了让读者更浅显地理解该词意思,该报在“自立”后面解释为“不把(即被)别人推倒,中国自家立住”。这样的解释方式就可以让读者轻松阅读报纸,更好地理解该报所要传达的观点。

《杭州白话报》在内容表现形式上还有鲜明的特色。作为报刊除了公布一些重要信息外,《杭州白话报》在灌输国家观念、启蒙民权、普及知识、倡导新风俗方面的表现方式上有其先天优势,与当时同样为启蒙新型国民而出版的书籍不同,该报常常用讲故事等民众喜闻乐见的文学形式进行理论宣传,比如在向民众灌输国有财产概念的时候,该报围绕杭州绅士高子衡凭着一个人的意思,擅自与意大利订立浙江矿约,把浙江人公有财产随便卖给外国人这一新闻故事,告诉读者人人都有责任维护国有财产的道理;再如该报刊登了南浔庞氏开学堂的新闻故事,让大家学习庞氏多办学堂,引导大家对兴办教育的重视。

该报在动员民众爱国救国方面,更加注重用故事形式进行宣传教育,刊登一些其他国家的兴亡历史故事,如《波兰国的故事》、《世界亡国小史》、《俄土战记》、《美利坚自立记》

¹ 《和约全稿》《杭州白话报》,第1年第16期,1901年11月15日。

等。《世界亡国小史》是用真实的历史故事能够刺激国民的爱国意识，在该文中提到：希望通过讲述其他国家历史故事的形式“哭告我有荣誉有血性的国民”，期盼读者看到这些国家的悲惨遭遇，会猛然清醒过来，叹息道“可惜啊可惜啊，这锦绣山河，竟云灭烟销，永为他人的奴隶啊”，现在中国面临“东狼西虎，南弓北矢，千钧一发，呼吸存亡”¹的时刻，如果再毫无振作，朝酣暮嬉，只怕数十年后，有人来替中国编亡国史呢。因此，用讲新闻故事这样的方式来演绎道理比一味地用理论来说服要有力得多。上述的两个特点都与《杭州白话报》的启蒙主义办报方针紧密相联的。

¹ 《世界亡国小史》《杭州白话报》，第1年第24期，1902年2月4日。

第二章 国家观念的灌输

二十世纪初的中国面临着为各国列强不断蚕食肢解、豆剖瓜分，乃至亡国灭种的深重危机。当时先进的中国人认为：中国之所以自1840年第一次鸦片战争以来，在反抗帝国主义列强的民族战争中屡战屡败，一再割地赔款，丧权辱国，乃至面临着亡国灭种的空前危机，如果仅从中国自身找原因和答案的话，除了腐败无能的清王朝应负主要责任外，那末中国人缺乏爱国心或曰爱国意识，也是其中一个不容忽视的重要原因。

清末预备立宪运动也需要民众具备国家观念，关心国家朝廷的事情，积极参与当时的政治改革。因此，国家观念已不是少数几个知识分子拥有就可以了，必须让所有的民众都意识到国家的存在。拥有国家观念的新型民众才会关注国家的兴旺，才会有爱国意识，才能把个人的命运与国家的命运紧密联系起来。

在民族危机的刺激和政治需要改革的前提下，当时的知识分子不遗余力地向广大民众进行以国家观念为内涵和底蕴的观念灌输，籍此以唤醒广大民众的觉悟，共同探索国家独立富强之路。爱国已取代忠君而成为当时特定历史背景下的最高道德准则。

梁启超于1900年所写的《积弱溯源论》一文中这么说道：

中国人向来自不知其国之为国也。我国自古一统，环列皆小蛮夷，无有文物，无有政体，不成其为国，吾民亦不以平等之国视之。故吾中国数千年来，常处于独立之势。吾民之称禹域，也谓之为天下，而不谓之为国。既无国矣，何爱之可云。夫国也者，以平等而成；爱也者，以对待而起。¹

在中国传统时代，由于帝王的专制统治，宗法的礼仪伦理，小农经济的自由散漫，及周围环境的交流闭塞，使中国人没能自觉意识到国家的存在。《杭州白话报》就指出这样的国民“因太平日久，大家惯常了，全不将古今中外大局，留心看看，细底想想，只管说我们做百姓的，愿得一身一家，那国家朝廷的事，我们毫不相干，去留心他怎么。”²

传播学者施拉姆在《大众传播媒介与社会发展》一书中提到在国家发展的社会变革中，传播的任务有三种。其中首要的一种是平民百姓必须得到关于国家发展的信息；他们的注意力必须被集中在变革的需要、引起变革的机会、以及变革的方法和手段上；而且如果可能的话，必须唤起他们对自己、对祖国的事业的抱负。³《杭州白话报》肩负起传播国家危亡信息，唤醒民众爱国心，灌输国家观念的任务，希望打造出能够强国强种的新型国民。

¹ 梁启超：《中国积弱溯源论》，《饮冰室合集·文集》之五，1989年版，第15页。

² 《救劫传》《杭州白话报》，第1年第2期，1901年6月。

³ 施拉姆：《大众传播媒介与社会发展》，华夏出版社，1990年版，第132页。

第一节“国家”概念的剖析

传统中国人没有清晰的国家观念，因而他们对“国家”这一概念的理解也是很模糊的。针对此一状况，《杭州白话报》倾注了很大的力量，向民众剖析国家概念。

《杭州白话报》认为人生于世不可以一个人生活，必须要依靠父母、弟兄、姊妹、妻子乃至伯叔姻眷，但是人生又不可以只依靠一个家族而生活，不然“为士则无书可读，为农则无耒可耕，为工则无器可制，为商则无货可通”，还须要有国家的存在，“所谓国家者，出定为法律为统一，其所属施为政治以管理，其所有质言之要以达人类生存之目的而已。”¹

而中国人一直以来只知朝廷而不知国家，因此即使在国家领土被侵占，主权被侵犯的危机情况下，也只能呈现出令人气愤的麻木状。如《杭州白话报》在《俄国雇用华官》这一新闻中报道，抨击一些中国官场不得志的人在东三省充当俄国在中国侵略的顾问官，这些没有国家思想的人认为只要自己能得到些好处，就可以替外国人做事，全然不知自己是在做汉奸，真是可气又可悲。²看来，国家思想是一种保存国家的元气，如果没有这个思想，那百姓和国家便会分离为二。

中国受过传统教育的人如此没有国家观念，更不用说众多没有文化知识的百姓。该报又提到京城里有一个地方叫做景山，风景非常漂亮，因为这是皇上常到的地方，所以一般寻常的百姓，向来不准进去，但是自从各国的兵进驻京城之后，这个景点也就随便让人进去游玩。中国的百姓并不认为这个景点是因为京城被外国兵占领被迫开放的，反而觉得捡了个大便宜，昔日只有皇帝才能游玩的地方，如今百姓也可以进去，于是有一日，“中国的人，男男女女进去游玩的太多，壅挤不开，闹得不成样子，外国人来游玩的，因为他不安静，心里狠不舒服，来了一个法国的人，带了中国的巡捕，四处拿人，一拿拿去了五六个。你们想想，我们京城，把外国占去，还有什么高兴要去游玩呢，那里晓得游玩了，还要闹出这种不体面的事体，你们想丢脸不丢脸？”³

当时的中国面临着被瓜分的沉重局面，而国人又是如此麻木不仁，缺乏国家观念，因此《杭州白话报》针对在中国领土上发生的日俄战争发出了感慨，觉得我们中国人还睡在梦中，一切侵略中国的战争都是没有相干的，日本要占去随他，俄罗斯要占去也随他，就好象一家人家，大门口有强盗来了，邻居们先着急，准备要打，倒是被偷的人家还是一声不响，开着门，拱着手，让人来抢劫。“诸君想想看，这样的人家，还保得住吗？我们既是中国人，

¹ 《国家的思想》《杭州白话报》，第891号，1908年11月。

² 《俄国雇用华官》《杭州白话报》，第2年第32期，1903年。

³ 《华人丢脸》《杭州白话报》，第1年第3期，1901年7月10日。

难道都没一点血性，把这中国的土地，随人家一块一块割去么？”¹

看来民族要独立，国家要富强，离不开四万万百姓国家意识的觉醒，要建设新型国家，必须首先向民众灌输国家观念。国家是一个集合型概念，必须包括土地、人民与主权等元素，正如《杭州白话报》在论述什么是国家的思想的时候，明确指出国家概念：“国家者，以土地、人民、主权三者为元素，有一定之领土，合一群之居民以服从于无上主权之下。苟无主权虽有广土，无国也虽有众民，无君也则可谓之部落，谓之殖民地。”²有了明确的国家概念，民众在实际行动中，时时从国家利益出发，处处以国家为重，把“国”与“民”紧密地结合起来。

第二节 主权观念的阐发

关于主权概念的阐释，《杭州白话报》曾在俗语指谬栏目中用通俗的白话文向读者提到：“靠人保护的唤半主国，不靠人保护的唤自主国。凡是自主国各样事都有自家主张的权柄，这便是主权。中国名唤自主国，实在主权已在外国手里。”³

该报还认为构成国家三元素之中，最为重要的是主权，“盖主权者，全国之统治权也，人权之所集合者也，国家之中心点，民族之本命宫也。……是故，国之强，强于主权之独立也，国之盛，盛于主权之进行也。主权不振国乃弱，主权不完国乃亡。举上下古今中外万国之所以成败兴亡，盈虚消长，涂亿万英雄之脑，镂千百圣哲之心，流恒河沙数生民之血，无非争此主权之得失而已。”⁴

因此，该报十分关注国家主权的得失，唤起民众对主权的保护意识，进一步深化他们的国家观念。

作为一份报刊，传递信息的即时性是它固有的特征，因此《杭州白话报》很注意及时传递外国列强侵犯中国领土主权的信息，以此揭露帝国主义侵夺中国主权的阴谋，唤醒广大民众的民族危机感与爱国心。例如在第十六期的中外新闻栏目中，集中刊登了《法国看想云南》、《德国看想山东》、《葡国看想香山》、《义国看想浙江》四篇报道，及时揭露了这四个帝国主义的侵吞意图。

尤其是在1901年后沙俄企图侵占我国东北地区时，《杭州白话报》更是以大量的篇幅，揭露和谴责沙俄的侵略行径。见下表：

¹ 《北京纪闻》《杭州白话报》，第2年第22期，1903年。

² 《国家的思想》《杭州白话报》，第891号，1908年11月。

³ 《俗语指谬》《杭州白话报》，第1年第14期，1901年10月26日。

⁴ 《国家的思想》《杭州白话报》，第891号，1908年11月。

表一：1901—1903 年关于俄国侵略中国的相关新闻报道

第一年			
《俄人诡计》	第三期（1901 年 7 月）	《俄罗斯想并吞西藏》	第六期（1901 年 8 月）
《俄收猪捐》	第十二期（1901 年 10 月）	《记东三省事》	第十四期（1901 年 10 月）
《中俄新约大略》	第十七期（1901 年 11 月）	《俄兵行凶》	第二十一期（1902 年 1 月）
《俄约可望废去》	第二十三期（1902 年 1 月）	《俄国制造大舰》	第二十三期（1902 年 1 月）
《东三省俄兵记数》	第三十三期（1902 年 6 月）		
第二年			
《俄得矿利》	第一期（1902 年）	《中俄交还铁路条约》	第二期（1902 年）
《俄国不肯退兵》	第二期（1902 年）	《东三省近事述闻》	第三期（1902 年）
《俄员到大连湾》	第四期（1902 年）	《谣传俄占鸭绿江》	第十五期（1903 年）
《俄虐华民》	第十六期（1903 年）	《记俄人在辽东情形》	第十九期（1903 年）
《俄人占据木山》	第二十期（1903 年）	《设会防俄》	第二十一期（1903 年）
《俄国要求东三省密约》	第二十二期（1903 年）	《义勇拒俄》	第二十二期（1903 年）
《俄约详记》	第二十三期（1903 年）	《堕俄奸计》	第二十三期（1903 年）
《俄兵入藏》	第二十七期（1903 年）	《俄占奉天》	第二十七期（1903 年）
《俄用马贼》	第二十七期（1903 年）	《俄占奉天再述》	第二十八期（1903 年）
《仍拟和俄》	第二十九期（1903 年）	《俄使之言》	第三十期（1903 年）
《俄占奉天已久》	第三十期（1903 年）	《奉民苦况》	第三十期（1903 年）
《奉省近况》	第三十一期（1903 年）	《会请拒俄》	第三十一期（1903 年）
《俄创瓜分》	第三十一期（1903 年）	《东三省事情近闻》	第三十二期（1903 年）
《俄国雇用华官》	第三十二期（1903 年）	《俄人恶计》	第三十二期（1903 年）
《俄待马贼》	第三十二期（1903 年）	《俄人深心》	第三十二期（1903 年）
《俄兵未退》	第三十二期（1903 年）	《俄索七款》	第三十二期（1903 年）
《代俄买马》	第三十二期（1903 年）	《俄人在奉天的暂行章程》	第三十三期（1903 年）
《俄设讼所》	第三十三期（1903 年）	《俄督税务》	第三十三期（1903 年）
《俄扰吉林》	第三十三期（1903 年）	《奉天危急》	第三十三期（1903 年）

面对中国的领土被列强侵占，该报的《泰西格言小训》感叹道，如果我们中国的百姓，知道现在中国四百兆人，我也是四百兆里面的一个，自然我也有中国二万方里的一分，这一

分土地，或是有人来夺，我便要竭力和他抵制。要知道外国人所要的土地，不是政府的土地，正是我们百姓的土地，占据了我们的土地，如同割去了我的心肝一样。¹

《杭州白话报》所关注的并不只是领土主权，因为主权是一个包含很多内容的概念，国家主权除了领土主权以外，还应包括：兵权、法权、江海权、财政权、交通权等，它们都是国家独立自主的象征。当时帝国主义列强侵占的不仅仅是中国的领土，还有其他一些主权，《杭州白话报》对此也经常加以报道，其中报道最多信息的是捍卫路矿权。

如“意大利又要承办浙江矿务”、“山东矿务要让把德国专办”、“俄人要在黑龙江开矿”、“俄人要兴造由张家口到恰克图地方铁路”、“英国要从某矿山起，到浦口的铁路”，²所刊登的各地路矿权被侵占的警言几乎每日都有。

《杭州白话报》在报道路矿权危机的同时，还在灌输国有财产的概念，路矿权等其他主权是属于广大国民的公共财产，不能容许其他人以个人的名义独吞或转卖。

该报曾报道杭州一位绅士高尔伊（字子衡），在向官府承办浙西矿务后，又擅自与意大利商人订立浙江矿约，以华洋合办入股的形式转让浙江的开矿权。在日本留学的浙江留学生看得这件事情非常危险，于是开会专门讨论这件矿事，并共同决议，写了一封公信，责备高氏，不应该把我们浙江人公有的矿产，当做高氏一人的产业，可以随便卖给外国，还写了许多信函，分送浙江绅士，劝绅士们出头来阻止高氏把浙矿卖给外国人，并劝绅士们自己集股，自己开矿。³

杭州学生对高氏的行为极其痛恨，对这一事情以演说的形式告之浙江民众，呼唤保护国有财产，人人有责的爱国意识。《杭州白话报》全文转载了学生对浙江矿事的演说：

“诸君诸君，试想矿是我浙江人的公产，高子衡不过是浙江一千数百万人里面的一个人，如何能够不问情由，擅自由高氏一家，送给外国人呢，诸君试想，这等要紧事件，可袖手旁观听他去办么，我们既做了国民，一国的利害，都是我们的责任，况且浙江是我们祖宗一直住下来的地方，浙江省里，不论什么事，好歹总和我们都有干涉，现在我这种重大的事，若大家仍是糊糊涂涂，不见不闻，以为这种事，与我们有什么相干，我要问我们学生社会的心，究竟是死的，是活的，平日说什么国民，说什么热心爱国，都是一片纸上空谈。”⁴

做为一个国民，国家的事就是国民自己的事，矿产是浙江人的公产，就是浙江国民的公产，因此该报通过刊登杭州学生的演说稿来呼吁浙江民众对高氏的行为不可以袖手旁观，应

¹ 《泰西格言小训》《杭州白话报》，第2年第32期，1903年。

² 《路矿已失》《杭州白话报》，第1年第28期，1902年4月。

³ 《浙矿纪闻》《杭州白话报》，第2年第25期，1903年。

⁴ 《浙矿事第一次演说》《杭州白话报》，第2年第26期，1903年。

以实际行动来演绎热诚的爱国心。

1907年，清政府出卖浙江境内自嘉兴经杭州到宁波的铁路修筑权给英国，由英国资本为主，而已经集股成立商办铁路公司、准备开工的浙江绅商只被允许分购股票。消息传来，立即激起了浙江铁路公司和商界、学界的强烈抗议。

作为在浙江影响比较大的《杭州白话报》也投入浙江保路爱国运动的宣传中，坚决反对清政府勾结帝国主义出卖路权，并在论说栏目中连续刊登《续论现今浙路补救的方法》来指出补救浙路的最好办法是“集股”：“如果将来想无流弊，只有把新股赶紧集成，投入公司。如能集满四千万的认定股额，自然资本相等，权力也相等了，外国债票也可以包购了，所以挽回财政权的补救方法也只有赶集股款的一法。”¹

在开始提倡用集股的方法补救浙路之后，该报就在广告版面上连续刊登《浙路本省外埠招股处》的通告，罗列了本省外埠各地的招股处，如浙江省内有杭州、嘉兴、宁波、平湖、绍兴、湖州、温州、瑞安等，外省有湖南、江西、河南、山东、陕西、广东等，还有国外的日本东京、大阪及其南洋等地，方便省内外爱国人士乃至在外爱国华侨认缴路股。

为了充分调动中国百姓认缴浙路新股的积极性，该报还刊登文章呼吁国民一起努力补救浙路，如在《劝缴浙路新股以补救借款》一文中提到：

“诸君呀，你们去年为了沪杭甬这条铁路，恐怕英国人硬借款子，把这路的权利都夺了去，所以大家辛辛苦苦，奔来奔去，要想替中国争口气，集了二千多万的新股。原想自己有了钱，他人就不能够硬借了，那知道英国人偏偏要借把我们外务部和江浙代表，又不肯帮我们百姓竭力的拒绝他，反同他订了一张弃权失利的合同。……倘然我们不赶快集股，把新股缴出来，那是反中了英人的毒计了。所以我们大家应该快些想个法子，出来补救补救。补救的方法，仍旧不外乎集股这两个字。”²

该报还特开辟“路事要闻”新栏目，及时报道浙路相关信息，如《景本白致湖学会为路事意见书》、《平湖认缴路股踊跃》、《全浙铁路保存会特开第二次大会》、《浙路公司敬遵钦定商律开第三次股东会并照发上年股息》、《湖州吴兴女学校女界保路集股会缴股清单》等等。

第三节 爱国救国的动员

在中国面临民族危亡的局势下，《杭州白话报》以动员民众爱国救国作为宣传的重要内

¹ 《续论现今浙路补救的方法》《杭州白话报》，第664号，1908年3月1日

² 《劝缴浙路新股以补救借款》《杭州白话报》，第668号，1908年3月5日

容，该报刊登了一些其他国家的历史故事，如《波兰国的故事》、《俄土战记》、《世界亡国小史》、《菲律宾民党起义记》、《俄力东侵小史》、《美利坚自立记》等等，通过讲述外国历史宣传爱国思想，并对民众进行爱国救国的动员，试图让读者从这些国家的历史中看到了国家观念与爱国意识在国家走向独立和政治民主化过程中所起的巨大作用，这些成败的真实历史故事对当时身受重重外来压迫的中国人来说是可以从中吸取宝贵的经验和教训。

《波兰国的故事》中讲到波兰还没有被俄国侵占的时候，他们国家中做百姓的，做官的，读书的人，和现在中国的国民一样，对国家大事漠不关心，不肯尽心报国，不愿意听明白人的话，同外国交往时毫无戒备心，认为俄国是十分可靠的，等到俄国联合德国、奥国瓜分波兰时已经为时已晚了。所以波兰国的衰亡，多是自取之咎，波兰国人多是没有心肝，贪财卖国的，以致众人的子孙，做他国的牛马。该报还还说，之所以要把这段历史用白话演绎出来，是因为波兰国被俄国灭的情况“与我们中国的情形，有几分相像，所以把波兰灭国的故事，告诉你们，要晓得你们再不明白，再不振作，恐怕别人家，把我们的堂堂中国，当作波兰看待。”¹把波兰国的故事当作个让中国吸取亡国教训的榜样。

《俄土战记》是记录土耳其也被俄国侵略的历史，该报认为土耳其失败的原因是没有进行及时的变法，国内的百姓也没有早些讲究维新的道理，如果做官的懂事，念书的爱国，闲民不要闹教，上下一心，替国家争争气，就不会输得一败涂地，因此中国人一定要吸取土耳其失败的教训，个个长有志气，把中国变得轰轰烈烈与各国争雄，不然的话只能落得个与土耳其一样的惨状。

该报除了刊载波兰和土耳其的亡国故事外，还列举了埃及、印度亡国的覆辙，汇编成《世界亡国小史》“哭告我有荣誉有血性的国民”，希望读者看到这些国家的悲惨遭遇，会猛然清醒过来。在叹息波兰、土耳其等国“可惜啊可惜啊，这锦绣山河，竟云灭烟销，永为他人的奴隶啊”的同时，更指出现在中国面临“东狼西虎，南弓北矢，千钧一发，呼吸存亡”²的时刻，如果再毫无振作，朝酣暮嬉，只怕数十年后，有人来替中国编亡国史呢。《世界亡国小史》希望用真实的历史故事能够刺激国民的爱国意识。

《杭州白话报》还利用众多民众有信仰佛主的特点来进行爱国救国动员，如在《大慈大悲救苦救难爱国心经》中写道：

“种种众生，如散沙，如野蛮，如鬼怪夜叉，千人千心，万人万心，只知自私，不知爱国，就受奴隶牛马万兵水火种种苦恼，一堕轮回，万劫不复。……愿我祖施大法力，以拯众

¹ 《波兰国的故事》《杭州白话报》，第1年第1期，1901年6月。

² 《世界亡国小史》《杭州白话报》，第1年第24期，1902年1月。

生，黄帝轩辕，低首微笑，又说偈曰：世界万象，如梦如影，哀我众生，沉迷不醒，国为尔家，身为尔形，不有尔国，何有尔身？火燃大厦，燕雀同焚，众生爱国，是即爱身，牛马奴隶，杰士伟人，天壤无异，端在一心。我今含泪，警告众生，爱国两字，无上法门。”¹借佛主之口，要求众多信佛者时时怀着爱国之心，为国家出力才是最上层的法门。

无论是借鉴他国的亡国教训来刺激民众的危机感，还是用旧瓶装新酒的文学形式来唤醒民众的爱国意识，都是《杭州白话报》在进行爱国救国动员行为的表现。有国家观念才有动力自立以救国，自强以强国，因此，欲打造新型国民，离不开国家观念的灌输。

¹ 《大慈大悲救苦救难爱国心经》《杭州白话报》，第2年第22期，1903年。

第三章 国民观念的启蒙

美国学者英克尔斯在研究亚、非、拉美六个发展中国家中个人的变化,得出这样的结论:所谓现代人,他是一个见闻广阔的、积极参与的公民,有明显的个人效能感,有高度的独立性和自立性。¹一个现代国家需要参与型的国民,需要对国家公共事务积极感兴趣,并行使自己的权利,尽自己义务的男男女女。而20世纪初的中国正迫切需要这样的国民来扭转整个国家的命运,没有独立自主意识的国民,国家不可能强盛。当时处于预备立宪政治变革潮流中的中国,更加迫切需要国人有国民观念,积极参与国家事务。

中国人历来只把自己看作是皇帝的臣仆,没有国家主人翁的观念。梁启超在著述长篇政论文《新民说》时强调,要大力提倡人们摆脱封建奴性,树立独立、自由的新型国民,并指出中国人的奴性是二千多年俯首蜷伏于专制政体下的结果,这样的奴性使人无政治热情,无责任、义务感,对国家民族、社会群体的公共事务一概冷漠,容易造成一种可怕的消极性,而它又能使人自轻自贱,丧失独立自主精神,造成严重的依附性。因此,梁启超认为要成为真正的国民,一要有“立国心”,二要有“权利”观念,三要有“责任”观念,四要有“自由”观念,五要有“平等”观念,六要有“独立”观念。可以说,国民观念的启蒙,是当时众多思想家,包括《杭州白话报》在内的众多报刊的宣传重点。

《杭州白话报》对国民观念的启蒙也相当重视,刊登了不少宣传国民观念的文章。有的文章批评了中国人缺乏国民观念,指出:向来做惯顺民的中国人不知道国家是百姓自己的产业,只知道锦绣山河,繁华物产都是皇帝一个人挣下来的,成也由他,败也由他,落得做一个世外闲人。凡是专制国中的君主,最忌恨百姓有民权思想,如果百姓都有主人翁意识的话,君主所做的事情,百姓都要去干预他,所以专制国家以束缚百姓的思想为第一要事,如果百姓不服,有刀有枪有笞杖惩罚,久而久之就养成了只会忠君的顺民了。这样的风气已经习惯养成了二千多年,在中国百姓的脑子里面长成了一种根性。²

所谓国民观念,主要是强调国人与国家之间的关系,作为国家中的一份子,时时刻刻都要以“国”字当头,人人都要替国家出力尽力。

因此,作为面向中国广大下层民众传播的《杭州白话报》有责任向他们传递国家目前状况的基本信息,唤起中国百姓的主体意识,促使其完成向新型国民角色的转变。

¹ (美) 阿列克斯·英克尔斯 戴维·H·史密斯著 顾昕译:《从传统人到现代人——六个发展中国家中的个人变化》,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2年版,第424页。

² 《泰西格言小训》《杭州白话报》,第2年第32期,1903年。

第一节 对“国民”、“公民”概念的阐发

《杭州白话报》一开始就用“国民”二字称呼中国百姓，寄希望于拥有“国”之概念的民，随着国内立宪运动的呼声越来越高涨，该报给国人灌输近代公民意识，强调民权观念，明确公民的权利和义务，呼唤国民去争取公民的权利。

“国民”概念阐释的重点是为了使国人明白自己与国家之间的关系，打造近代性的爱国主义观念，而“公民”概念阐发的重点则是为了使国人进一步明白自己在国家中的政治地位和政治权利，树立民主政治的信念系统。

《杭州白话报》在论说《论中国人对付外国人的公理》一文中就提到，原来外国人不说国家是皇帝的私人财产，只要是作为国家中的一员，人人都有份，人人都要替国家出力，并讲了一个关于普国锁匠如何为国家尽心尽力的故事，普国有个造锁的铜匠，往别国去寻生意，正遇法国兵与普兵交战，普兵被法兵杀得大败，他从路旁拣起一杆败兵丢下的枪，感叹这样呆笨兵器，那里敌得过法国，“我既然是个普国的民，国家有难，和我自己有难一般，若是做国民的，个个双手束在袖里，不管闲事，到国破家亡的时候，懊悔迟呢”，¹然后他私自前往巴黎，投入枪炮厂做工，回到普国又用了二十年苦功，把一杆新式后膛枪献上普王，普王马上赐他为监督工匠，昼夜赶造，若干年后，普国便用这类新式枪战胜奥国。该报讲了这样一个故事，主要是为了告诉读者什么叫作国民——把国家的事当作自己的事，把自己看作是国家的一个成员的才是国民。同时也告诉国人，一个国家真正厉害的不是各式先进枪炮，而是那些愿意为国家效劳制造出枪炮的人，只有这样的国民，才能使国家真正的强大起来。

该报鼓励民众要时时刻刻以国字当头，替国家出力，替国家增光，保护国家的土地与权利，即使是朝廷官员愿意出卖国家，作为国中之民，顶着中国人三个字衔头的国民，一定要有主动夺回的心思。²因此还作了一篇《论中国百姓的责任》的论说，批评中国百姓几千年养成的“纯是听官调度，听官吩咐”的坏习惯，告诉做百姓的人，“既然得了个主人翁的名目，莫非可一生惟好静，万事不关心么，自然有一种绝大的责任，压在我们做百姓们身上，逃也无可逃，推也无可推，除了齐心合力，一直做去，更无别法”。英国的百姓有这个责任心，所以要求立宪；法国的百姓知道这个道理，所以屡次革命；日本的百姓因为有这个责任感，所以能尊王攘夷；美国的百姓，知道这个道理，所以说美洲是美洲人之美洲，一切外国的人，不能来干预的；就差我们中国的百姓，把这个主人翁责任感推在他人身上，所以

¹ 《论中国人对付外国人的公理》《杭州白话报》，第1年第11期，1901年9月。

² 《泰西格言小训》《杭州白话报》，第2年第30期，1903年。

连国家都快要没了。¹

在《美利坚自立记》一文中就提到了民主，“这民主两字是百姓做主的意思，所以做百姓的，个个都可以伸出爱国的权力，大家自由自在，快活一生，这就是民主国的情形了”²。并提到在自由国度里的百姓，人人都有参预政事的权利，对自己的国家尽心竭力，调查国事，而专制国如中国的百姓，如果不是身在局中，是不会想到要为国家尽心尽力，不会去争取国民的政治权利。该报还引用西方格言“我是国家第一个公仆”来对比中国的现状，为什么中国称皇帝是个主人，外国称皇帝是个公仆。讽刺中国做百姓的，都是侍奉皇帝的奴仆，奴隶见了主人，要跪便跪，要拜便拜。看来，国家的兴亡与百姓对自身的主人翁认识程度有关，国家是由百姓造成的，百姓的才力是制造一国的器具，百姓的智慧是改良一国的机械，百姓的精神是保守一国的元气。³

随着国内立宪运动的高涨，当时很多作为一个国家公民必读的书籍也随之涌现，传播关于选举调查、谏议局、地方自治等方面的知识，但是中国社会还是不开通的人居多，因此作为向下层社会传递启蒙教育的《杭州白话报》，也担任起推动国民向公民政治身份转变的责任，用浅显的白话文字指出公民与一般国民的不同：“国民二字的界说，民字上加个国字，可见是有一定的国家了，但是一个国家里面，国民有权限办理地方公共事业的，有不办地方公共事业的，有关系地方公共资产的，有不关系地方公共资产的”，而公民就是办理地方公共事业和关系地方公共资产的百姓，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国民比公民广义。但是“官府有定额，议员有定额，公民恰没有定额，这要有公民的资格就是尊荣无比、神圣不可侵犯的。一个公民了，就算现在不配做公民，预备起来自治起来，将来不怕不安排他在公民里，况且公民所应享受的权利说也说不得许多”⁴，这样看来人人都可以做公民，只要事事以公字当头，就可以享受公民应有的公共利益。

20世纪初是中国百姓成长的时代，在《杭州白话报》等白话报与其他形式的社会启蒙教育之下，中国百姓从大清朝的奴婢成长为国家的主人翁，再成长为拥有政治权利与义务的公民，这是一个很大的进步。

第二节 民众与政府之间的关系

《杭州白话报》告诉读者，世界上的国家分三种，一种是君主之国，一种是民主之国，

¹ 《论中国百姓的责任》《杭州白话报》，第2年第31、32期，1903年。

² 《美利坚自立记》《杭州白话报》，第1年第6期，1901年8月。

³ 《泰西格言小训》《杭州白话报》，第2年第32期，1903年。

⁴ 《公民之浅解》《杭州白话报》，第838号，1908年9月。

还有一种是君民共主之国。随着国家制度的不同，该国中的民众与政府之间也有三种不同的关系。

在君主之国中，民众必须完全服从于政府：“凡一国的大小事体，都要皇帝一个人作主，皇帝说声是，那事便行了，皇帝说声不是，那事便不行了，其余自宰相以下，以及顶小的官儿，无论要做那一件事，都不敢擅自主张”；

而在民主之国中，政府成员完全由民众选举出来的：“行这等政体的国度，一切行政立法的大权，都由百姓作主，在这国度以内，那位望顶高的人，号称总统，这总统要百姓公举的，公举定了，便把那行政的权柄，一切交付与他，以后国家大事，便由他一人行去，过了四年或五年，算是一任，接着另举一个，号新总统，同中国官府调任一般，那位望次一等的，号代议士，便是代百姓议事的人，这等人也要百姓公举的，一切立法的权柄，都在这辈人掌握之中。总之，行政由着总统，立法由着议士，那公举总统、议士的人便是百姓”；

在君民共主之国，民众与政府权力相衡：“行这等政体的国度，也有一个君主，但是国内百姓，亦有公举代议事的大权，欧洲君民共主的国度，英为最大，前几百年，君民二党争战不休，才定出这个政体来，日本几十年前，一切大权，都在幕府，那时出了一班处士，拼命力争，后来明治即位，也立了这个政体，总之这个政体，凡君主和那百姓都有一半权柄的。”

除了把世界上的民众与政府关系简单地归类为三种之外，为了使民众有清晰的国民观念，《杭州白话报》的许多文章从理论上向读者阐述了国民与政府之间的关系，进而强化国民的主人翁意识，在《论中国百姓的责任》一文中说到：在一个国家中，百姓是主人，但是因为主人分布广泛，不能进行统治，所以共同推举出来一个皇帝。一个皇帝又不能干很多事情，于是又设立宰相、尚书、督抚、司道府县等一些官职来辅助皇帝进行统治。“因此古来圣贤，有两句最要紧的说话遗传下来，说是凡治百姓的人，能够顺着百姓的意思做事，那百姓便应该奉着他；若说是不能顺着百姓的意思，胡乱做去，只知道一人的快活，不顾到万民的痛苦，这是百姓的仇敌，也可以不必奉他了。”¹即国民与政府的关系是：国民是国家的主人，政府是由国民推举产生的，因此政府只是代表百姓行使统治权力，要处处以百姓利益为重，为百姓办事。

但是中国的政府，没有一朝是不和百姓为难的，嘴上虽说是广行仁政、恩惠及民这些语言，但是嘴上好听的话语，纸上好看的文章却没有一处是可以兑现的。百姓们见了县官，已

¹ 《地学问答》《杭州白话报》，第1年第14期，1901年10月。

² 《论中国百姓的责任》《杭州白话报》，第2年第30期，1903年。

经都被吓怕了，还用说什么见府道督抚和尚书宰相。他们说自己是爱民就是爱民，说自己不虐民就是真不虐民，小小的百姓们哪敢和这些官员辩论他们所做事情呢？

《杭州白话报》指出中国政府不但没有给予百姓对等的的话语权，还擅自处理百姓们的公共土地、矿产以及各种产业，因此该报还向读者强调公与私的区别，提到中国向来一班做书吏的以及做差役、地保、背旗牌执事的人，多叫做吃公门中饭，做公门中人。书吏当中读书识字明白事理的多，还不愧是公，那差役、地保以及背旗牌执事的，试问有几个是公，明明是私，偏说是公。“这公民的公字，恰是不同。向来吃公门中饭做公门中人，一般从权利上说，原是处处得着公共的利益，从义务上说，就要处处受着公共的监督了，所以公字的反面就是私字，要做公民第一要化了向来的私见同私心。”¹

因此，既然政府不能主动给予百姓主人翁权利，那么只能靠中国百姓自己去争取。要知道中国的土地是我们百姓的土地，中国的财产是我们百姓的财产，怎么可以听凭了别人，让政府私下作主，要送便送，要卖便卖。在外国历史中，凡是一国的百姓，都认准这一国的土地财产权兵权是他们自己的产业，因此，上上下下，无论哪一个人都要拿出些良心、实力来，竭力地保护这些产业。²中国百姓要成为新型国民，一定要有国家主人翁的观念，处理好民众与政府的关系，为建设新型国家做准备。

第三节 学习西人的近代精神

中国百姓懂得自己是国家的主人翁，理清自己与政府之间的关系之后，还需要在性格塑造方面加强努力。国家之所以被外国列强欺负，国民进步精神的缺乏也是影响因素之一。

因此，《杭州白话报》在泰西格言小训栏目中刊登了多种需要中国百姓学习的精神，倡导国民向西人学习自由、崇尚公理、冒险进取、勇于斗争等精神。

（一）自由精神

该报认为在专制国家中，那里的百姓地位如同牛马一般，只要轻轻地说几句与统治者政令不服或相异的话，就要被判大逆不道、诽谤朝廷的罪名。在这样的国家里，连言论自由都没有保障，怎么让国民拥有崇尚自由的精神呢？

在专制国家里的百姓，因为没有自由，体会不到做人的快乐，所以一切做人的天职，都抛到了九霄云外，昏昏沉沉，行将就木等死而已。而在西方自由国家里，有专门的法律保障百姓的自由，并竭力地保护他们的自由，尽心地开导他们享受自由，那样的百姓才能得到

¹ 《公民之浅解》《杭州白话报》，第838号，1908年9月10日。

² 《论中国百姓的责任》《杭州白话报》，第2年第33期，1903年。

进步与快乐。

那如何取得自由呢？纵观各自由国家的历史，自由都是靠各国进步志士用性命换回来的。该报列举日本的一位英雄，姓板桓，在明治初年提倡自由主义，然而一时得不到呼应，他在临死的时候说道：“板桓虽死，自由不死！”呼唤自己的国人继续为自由而奋斗。欧洲二百年以前，那时也是君主专制时期，如今的自由也是靠革命人士用几千万身家性命换回来的。要自由，不是仅靠一支笔和一张嘴就能呼唤出来，还需要广大民众争取自身自由的实际行动。

（二）崇尚公理精神

《杭州白话报》告诉国民，在国家中往往存在着不少喜欢使用压制手段的人，在强权面前，一定要相信公理，维护正义。人与人之间的相处，必定有遵守的公理存在，“任是皇帝宰相，以及乡下百姓，虽然是一尊一卑，那公理是大家不能违背的。”¹中国是极其讲究尊卑的国度，必定遇到强权的时候多，讲公理的时候少，但是从各国历史上的一些事例来看，使用强权手段的一两人与千万人作对向来都是失败的，比如中国历史上的秦始皇，生平作威作福，真是和天神一般，但是死后不多久，国内便大乱起来，丢掉了秦的天下。法国历史上的路易十四，他经常说朕即是国家，把自己的话当作臣民必须遵守的宪法，这样的独裁招致了国内百姓叛乱，经过三次革命后，法国就成了共和国制国家。因此，作为要建设新型国家的国民，要相信公理，反对强权，培养自己维护正义的精神。

（三）冒险进取精神

该报比较推崇西方国家的冒险精神，认为世界就是一个最好的学堂，在外面的所见所闻与家里完全不同，可以看到各地风俗人情、政治制度及教育工商方面的不同，并会产生新的见解，拥有一种去恶从良的心思。而我们中国人却信奉“在家千日好，出门一日难”的旧观念，一个小小的杭州城，上城人与下城人之间不经常往来，更不要说去游玩五洲万国呢？一到离家的时候，拜祖宗，拜父母，别妻子，家里人送行到门口还泪眼汪汪，与西方人勇于在外旅行探险的情形完全不一样。

（四）勇于斗争精神

中国百姓还应学习拿破仑的三句话：“难字这一个字，只有笨人所用的字典有的”，“不能这两个字，不是我们法国人用的”，“我生平不知道什么叫做可怕”，在性格上要做一个刚强的人，凭着一生的胆量一直向前冲，丝毫没有惧怯的样子。斯巴达的人，以战死沙场为极乐，而中国的人，以出塞从军为最苦。我们中国人正缺乏这样的精神，比如要做一件事情，

¹ 《泰西格言小训》《杭州白话报》，第2年第33期，1903年。

十之八九的国民会说难的，说不能的，说可怕的。“中国犯了这种毛病，所以有了甲午，还有戊戌；有了戊戌，还有庚子；有了庚子，还有今朝；但是有了今朝，倘然再因循下去，恐怕有了今朝，便要没有明日了。”¹这样看来，中国百姓再没有刚强的战斗精神，不但自己保护不了，就连国家也保不住了。

因此，中国百姓在转变成为新型国民的时候，必须学习西人的进步精神，用拥有进步精神的国民建设进步国家。

¹ 《泰西格言小训》《杭州白话报》，第2年第31期，1903年。

第四章 科学知识的普及

建设新型国家离不开掌握近代知识结构的国民。在中国二千多年的封建统治时期，真正能享受教育的只是社会的一小部分精英，科学知识无法普及到广大民众，而所传授的知识也不外乎有利于培养忠君臣民的四书五经，与现代知识相去甚远。《杭州白话报》作为大众媒介，具有传播知识，教育民众的先天功能，因此，该报以提高国民的识字率，介绍西方近代科学知识，强调接受学校教育和社会教育的重要性为己任，打造能建设新型国家的新型国民。

第一节 有“智”则国强

康有为主编的《万国公报》曾大概统计中国人中真正得“智”的人数：

“四万万人中，其能识字者，殆不满五千万人也，此五千万人中，其能通文意、阅书报者，殆不满二千万人也。此二千万中，其能解文法、执笔成文者，殆不满五百万人也。此五百万人中，其能读经史、略知中国古今之事故者，殆不满十万人也。此十万人中，略知外国语言文字，知有地球五大洲之事故者，殆不满五千人也。此五千人中，其能知政学之本源，考人情之条理，而求所以富强吾国，进化五种之道者，殆不满百数十人也。”¹

《杭州白话报》也很重视中国“民智”的程度，对中国识字人数作了估算：“据说现在中国，大约有四万万人，那四万万人，一半是女的，一半是男的，就那一半男的说来，识字的人，也不过一百个里几个，若说那一班女子，要找出一个识字的人，如同沙里淘金，真正不容易。”²

在学校教育远未普及的农耕文明中，享受学校教育是剥削阶级的特权，教育的目的是培养社会的统治人才，虽然科举制度至少给中国百姓开了一条步入上层社会的缝隙，但这远不足以让所有的中国百姓享受教育。

而大众传播在其整个历史过程中，一直有效地与特权进行斗争，报纸的出现使得传播从有限的口头第一手传播向大规模的书面第二手传播，更重要的是，它能越过那些最有权势、独享教育的上层人物，向广大民众提供知识和教育，把知识扩展到一小撮权贵之外。

也许除了正规教育，没有其他方式像大众传播那样能够将新知识新技术新思想大幅度地向广大民众传播。在国家发展的社会变革中，大众传播还有第三种任务，必须教授所需的技能，必须教会成人阅读，孩子必须受到教育，农场主必须学会现代耕种的方法，教师、医生、工程师必须受到训练，工人必须掌握专门技术，普通人必须学习更多的如何强健自身的

¹ 康有为：《论中国积弱在于无国脑》《万国公报》第193卷。

² 《劝人识字说》《杭州白话报》，第1年第2期，1901年6月。

方法。¹

《杭州白话报》认为如果广大民众人人识字，人人了解西方自然科学知识，就是得“智”了，因此该报从第一期开始起就专门开辟知识类栏目，如地学问答和谈天，或刊登知识型文章，如《国民体育学》、《日本农学入门》等，最大限度地发挥白话报的社会教育作用，倡导有“智”则国强的观念。

该报还把百姓的识字率与国家的兴亡紧密联系起来，并把国家兴旺的缘故归因于一个国家里人人都识字，告诉读者“那种不识字的人，也同那瞎子一般”，要晓得识字这件事非同小可，“我们做了中国人，那第一件要紧事，便是要大家晓得保中国的道理，现在并中国的字也不识得，那里还晓得保中国呢”，然后把波兰国被灭的故事作为举证：

“从前有一个波兰国，国里的人，识字的也很少，后来被俄国灭了，那俄国的人，从此不许那波兰人，说波兰话，读波兰书，倘然波兰人私下说波兰话，被俄国人晓得，便要定他的罪名。哎，中国的人现在再不赶紧识字，将来要识字，也来不及了，列位想想，那波兰岂不是中国的榜样么？”²

不仅沉重的民族危机需要民众的“智”的普及，政治改革更需要民众掌握一定的文化知识来行使民主政治权利。1908年9月，《杭州白话报》公布了浙江省学务统计报告，“现悉全省学生共四万一千五百六十九人，连职员教员共计不满五万之数，就算五万以浙省人口分配之只有几分之几。……照国会年限第九年最终一条所说人民识字义的须满二十分之一，比较起来，现在尚不过十份里的一份，差得远呢。”³看来中国预备立宪运动的推广也需要民智的开启。

中国传统社会一直信奉“女子无才便是德”的荒谬俗语，所以大部分中国女子不读书，不识字和不受教化。其实女学教育的兴起与中国人种的优劣与国家的强盛有很大的直接关系。中国要强大，兴教育还需兼顾兴女学。《杭州白话报》指出：“不讲究女学，便没有胎教，没有胎教，产的儿女，便没有好种，并且不会教育儿女。蒙童七八岁以前，未曾受过母教，一生的学问，便没有根基。这几种害处，都于人种的强弱，国家的衰旺大有关系。”⁴

因此，该报以“开民智”为宗旨，向广大下层百姓传播新知识，呼吁有实力的国人兴办教育，增加中国的识字人数，提高中国百姓的文化程度，依靠用知识武装起来的国民强大国家。

¹ 施拉姆著：《大众传播媒介与社会发展》，华夏出版社，1990年版，第132页。

² 《劝人识字说》《杭州白话报》，第1年第2期，1901年6月20日。

³ 《时事小言》《杭州白话报》，第838号，1908年9月。

⁴ 《俗语指谬》《杭州白话报》，第1年第18期，1901年12月5日。

第二节 介绍科学知识

《杭州白话报》以介绍地理知识、世界知识、体育知识、农学知识为主。

(一) 地理知识: 介绍地理知识首先从百姓的居住地——地球开始。地学问答栏目中提到地球的样子是平圆的如同福橘一般, 与中国传统观念中天圆地方说法截然不同, 并列举了证据证明地球的形状, “譬如我们从上海动身, 坐了海船, 带了罗盘, 一直向西面走去, 须要走过大洋, 走过外国, 一年两年, 仍旧到了上海。”¹告诉读者地球的动法有两种, 一种叫“日动”(即自转), 地球依着中心, 从西面向着东面, 转动一周, 需要 24 小时, 刚好是一日一夜; 还有一种叫“年动”(即公转), 地球围着太阳, 转动一周, 需要三百六十五日, 这就是一年。并告诉读者既然地球是运动着的, 地面上的各种事物不会掉下来的原因是地球的中心有一种牵引力, 这种力能够把地球上的各种事物暗暗牵住, 如同牵牛牵马一样。除此之外, 该栏目还介绍了地球上的地貌分类, 把地球地质结构分为陆地和水两大部分, 陆地占了四分之一, 而水占了四分之三。其中陆地包括洲、岛、海岸、岬、地峡、溪谷、平原、山、火山、沙漠, 水则包括洋、海、海湾、海峡, 河、江、湖。

(二) 世界知识: 中国百姓历来缺乏世界知识, 因此《杭州白话报》把宣传世界知识作为重点。该报告告诉百姓, 地球上的国度分为亚洲、欧洲、美洲、非洲、澳洲五大洲, 列举了每个洲所包含的各个国家, 如亚洲包括中国、日本国、高丽国、印度、锡兰、亚拉伯、西比利亚等国, 欧洲包括英国、法兰西国、俄罗斯国、德意志国、土耳其国等, 但是亚洲又有很多国家是欧洲国家的殖民地, 该栏目感叹道: “那印度、锡兰归英国管了, 亚拉伯归土耳其管了, 西比利亚归俄国管了。唉, 这不是亚洲不能自立的缘故么?”²希望读者在了解国度知识的同时, 感受到亚洲国家的民族危机感, 从而引发出保护自己国家——中国的想法。

还介绍地球上的人种分成黄种、白种、黑种、红种、棕色种五大类, 并把黄种人与白种人的优劣变化讲述给中国的百姓, “从前以哪一种人为最强, 以黄种为最强, ……自从甲午那年, 中国被日本国打败以后便不说了。咳, 我黄种人的无用, 早被外国人看破。……现在算哪一种人为最强, 算白种人最强, 欧洲各国, 近来这几百年, 无论士农工商, 以及种种的政事都能日有起色。民智也开得极了, 兵力也强得狠了。”³如果黄种人再不奋发图强, 只怕将来就要被白种人灭绝了, 所以该报还指出了强种的方法, “大凡强种的道理, 第一要在合群, 如同一家的人, 大大小小都合着心思做事, 那家便兴旺起来。一国的人, 上上下下都有着爱国的心思, 那国便能保了。同种的人, 男男女女都有留种的心思, 那种也便能保了。第

¹ 《地学问答》《杭州白话报》, 第 1 年第 1 期, 1901 年 6 月 20 日。

² 《地学问答》《杭州白话报》, 第 1 年第 4 期, 1901 年 7 月。

³ 《地学问答》《杭州白话报》, 第 1 年第 6、7 期, 1901 年 8 月 9 日, 8 月 18 日。

二要开智，开智的饿工夫，要从多看报多读书做起，报看得多，书看得透，自然聪明起来，聪明的种，什么人能绝他呢？”¹

该报还把中国国内的所有宗教分为儒教、佛教、道教、回教和基督教五大类。把政体分为三种，君王政体（又叫专制政体），民主政体（又叫共和政体）和君民共主政体（又叫立宪政体）。王韬于1882年在汇集了他十年来在《循环日报》所发表的文字辑刊《韬园文录外编》中提到西方的国家分三种，一种是君主之国，另一种是民主之国，还有一种是君民共主之国，而这种对国家制度的三种分法，经过十几年后又重新被报刊用白话文演绎出来，开启了下层民众对国家制度知识的了解。

该报开辟地学问答栏目并不是纯粹地介绍地球行动的状态，及地球上各国的位置，人种的分别，宗教的分别，政体的分别，而是为了让读者看过这部书后，便知道“中国四万万黄种和欧罗巴白种相争，现已争得大败，若再不把呆笨人变做聪明，文弱人变做武勇，没有转败为胜的一日，黄种要被白种灭了；外国的天主教耶稣教，传教的怎样认真，奉教的怎样信服，我们中国孔夫子的儒教，若再不实力奉行，孔教又要被人灭了；外国有立宪政体，有共和政体，独有中国是专制政体，若中国的政体永远不变，再下去，国也要被人灭了。”²

（三）体育知识：20世纪初年，中国的启蒙主义者极力向国民倡导“军国主义”精神。

《杭州白话报》也很重视这一方面的宣传，把传播体育知识作为一个重要内容。该报翻译了日文著作《国民体育学》，从第二年第14期开始到31期，以连载的形式向中国百姓介绍体育知识，作者在该文开头说到给大家介绍这篇著作的目的是要诸位明白体育的道理，注重科学体育与卫生的必要性，让年轻一代的国民都有健康的体魄，并批评那些只知道终日在书房里念着四书五经的中国人毫不注意自己孩子的体育，带来病体缠身甚至早送性命的恶果。

该著作以近代科学为理论依据，通俗易懂地阐述了人体从婴儿时期、幼儿时期、少年时期到青年时期的生长发育过程中，讲究科学体育与卫生的意义、作用以及具体操作方法，是我国近代传播体育科学知识的开端时期，唤起民众重视对青少年一代的体育教育，提高国民素质。婴儿自出生后至一岁半，虽然不会讲话，但是也要讲究体育的道理，除了安静睡眠外，每天要洗温水浴，要吸收新鲜空气，并认为婴儿啼哭也是一种呼吸运动的方法。幼儿时期，从步行到七、八岁这段时间，养育的道理是最重要，批评那些不懂养育道理的父母：“儿体的强弱，做父母的往往迷信那因果的话，以为都是先天的缘故，不是生后所能尽力的。唉，错了，生后所不能为力的事，只有那杨梅结毒、麻疯等病，先天遗传下来，便没得法，此外

¹ 《地学问答》《杭州白话报》，第1年第6期，1901年8月9日。

² 《本报一年期满总论》《杭州白话报》，第1年第33期，1902年6月。

都不是前生的缘故，实在是不知道养育的缘故了。”¹并提倡游戏是这一时期最有意义的体育，因为游戏第一能养竞争心，第二能养其共同心，第三能增勇气，第四能养机敏。少年时期也要注重室内体育和户外运动，并从解剖学、生理学等方面来详细介绍人体各器官机能特点及游戏、运动对生长发育和强身健体的积极意义。青年时期，一般身体已经强壮，因此要注意在筋骨上实行锻炼，提倡学习一些柔软体操、机械体操、哑铃体操及兵式体操，鼓励他们参加骑马、坐脚踏车、划船、游泳等各种运动。

（四）农学知识：中国是个农业大国，因此为了更好地科学发展中国的农业，该报还通过刊登《日本农学入门》向读者介绍农业科学知识，著作重点介绍如何科学种果树与养蚕的知识，其中对果树的生长、移种、培养、剪裁、患害及果实的收藏等进行了详细的解说。

由于从种子培育出来的苗木不能和母树的性质一样，而且结不出好的果实，因此在果树生长时候，要使它茂盛起来，建议要用接木的办法，或者用插木、压条、分根的办法。果树的移种时间要选在晚秋落叶之后，或者早春发芽之前，如果是常青树则可以选择在五、六月份里。在移种的时候，由于果树的根在地中很大很深，所以不能将它们的根全部掘取，要将那长的根修剪到适宜的长度为好，剪根的时候还要将果树的枝条也剪短，以便平衡枝条与树根的轻重。在培养果树的时候，建议施肥料不宜过多，多了反而只能使树木长得茂盛，枝叶软弱，容易害风害虫害，以致果实的减少。此外，该文章还介绍了果树的剪裁应注意的事项，果树容易患哪些病虫害，采摘下来的果实应如何收藏等一系列科学农业知识，让读者阅读该报的时候掌握一些果树基本种植知识，并把这些科学农业知识付之实践，做一名科学的新型国民。

立宪运动期间，《杭州白话报》还刊登了一些立宪必备政治知识告之读者，希望通过对下层社会的政治知识普及更好地推动立宪运动的发展。如《论选举调查之必要》一文中指出要对被选举者进行调查必须包括姓名、年龄、籍贯、住所、品望、出身、官阶、营业资本、不动产、制限及停权等，并通过《先说谘议会的大意以告我一般国民》一文讲解“谕”和“议”二字的政治内涵，告之国民“谘议会”的政治作用。

第三节 对教育的强调

现代化也是文化普及的过程，由传统社会的少数人拥有文化转变成大多数人普遍具备读写能力，与之相联的教育发展也达到了相当程度。而且个人受的教育越多，也越愿意关心和参与国家事务。因为比较传统的人一般对形势和事件不大关心，他主要只对他有比较直接和

¹ 《国民体育学》《杭州白话报》，第2年第25期，1903年。

密切关系的事情感兴趣。

1901年9月，清政府下令将所有书院，分别改设为大学堂（省城）、中学堂（各府、直隶州）、小学堂（各州县），并多设蒙养学堂。《杭州白话报》的大多数主笔们在这一时期都有创办或执教新兴学堂的经历，因此在报刊的信息内容上有意识地引导广大民众对识字的强调和对学堂教育的关注，而且把办学堂与保中国紧密联系起来，“我望中国人，趁现在外国不曾动手瓜分的时候，把四万万睡梦都唤醒来，个个同心合意，学本领，保中国，才不至同我们犹太一样，要学本领顶要紧是开学堂。”¹除了保中国需要教育的推广，行立宪也需要具备一定文化知识的国民来支持，因此，一定要呼吁更多的民众赶紧读书，为成为一个新型国民做好知识准备。

该报认为外国强盛的原因是因为识字率高、教育普及，并描述外国“不论一乡一镇，都有几个学堂，小孩子七岁以上，无论男女，都要到学堂里去，倘然不去，就要把小孩子的父母，定个罪名，所以现在的外国人，男男女女，没一个不识字的，没一个没有用处的，这便是他们外国兴旺的缘故了。”²中国人本是聪明，只因中国学堂办得太少，便是有几所学堂，也还不够赶上外国，这也难怪不聪明了。³

因此要强国就要强民，而强民必须先多办学堂，多动员一些百姓入学堂读书。《杭州白话报》常通过新闻报道的形式，表彰各地士民创办学堂的事迹，或全省各地兴办学堂的进度，来鼓动人们创办学堂的积极性，以及对新式教育的重视。例如有一则新闻：

“前几天报上，说道庞姓号青臣（按：即南浔富商庞元澄），拿许多钱在南浔地方，独开一个学堂，聘定几位有名的人商量一切办法，现在已有人到上海或南浔去报名，明年正月，便可开学。”并把南浔庞氏开学堂的事情作为开风气的典范，要大家知道学堂多一个好一个，只要有人肯出来办学堂，便是同庞氏一样热心，建议“总要通国的人，齐心合力私开学堂，到处都是，不过几年，民智自然大开了。”⁴

《杭州白话报》除了呼吁国民多识字，多办学堂，多入学读书之外，还及时传递学堂的信息，成为沟通学校教育与国民之间的桥梁。该报刊登众多学堂的招生广告信息，如《杭州安定学堂招生广告》、《杭州高等小学堂招生广告》、《仁和县高等小学堂招生》、《浙江两级师范学堂招考》、《旅浙两湖筹立两等小学堂广告》、《杭州广济医学堂招生广告》、《杭州工艺女学校广告》等，不过这些广告不仅仅只是在发布各学堂的招生信息，有时还在广告中灌输重

¹ 《育材书社》《杭州白话报》，第1年第10期，1901年9月17日。

² 《劝人识字说》《杭州白话报》，第1年第2期，1901年6月30日。

³ 《中国人本是聪明》《杭州白话报》，第1年第14期，1901年10月26日。

⁴ 《记南浔庞氏开学堂事》《杭州白话报》，第1年第14期，1901年10月。

视教育的观念，在《旅浙两湖筹立两等小学堂广告》中提到：“朝廷褒厉学官，罢科举制义之蠹而诏之以实学，使专由学堂出身，明示以统一之规则，以新天下人之耳目，而范其心思，薄海内外，罔不率循，于是教育之学始为当世所重。夫人才之振兴，由于教育，而教育之成绩，贵于普及，此尽人所能知也。今各省学堂林立，其宦游者因子弟不能归而新学，则相率联合同人举办旅学。”¹

该报除了刊登学堂的招生广告之外，还担任起沟通学校与学生家属之间的桥梁作用。在来稿代论栏目中，载有浙省初等小学堂的来稿——《再告学生家属》一文，针对学生家属对学校教育的一些疑虑作出回答，并藉此宣传新的教育观念。比如家长认为儿童练习体操是一件最辛苦用力的事情，只要学生有一点伤风咳嗽就来替自己的孩子告假免操，该文回答“体育是强健筋骨，活泼精神，要儿童不做病人，体操是体育的一种，初等小学堂幼年学生不必像器械体操，要翻杠子跳木马，爬平台走天桥，所学的体操系是游戏体操，柔软体操各种，学过体操之后，只会身体茁壮，断不至于有别项毛病。”²除此之外，该文还告之家长，学校针对学生半途退学情况制定出半途退学每月罚银二元的章程是为学生的顺利毕业着想，而且学校决不为学生多费银钱，比起家里独请先生费用要便宜多了。

教育是妇女解放的首要途径，它为妇女提供了适合于她们的各种职业，同时也使得她们在机会和责任方面与男性平等。《杭州白话报》也意识到了兴办女学是解放妇女必须要做的事情，在《女儿叹》一文中感叹到：“唉，女界沈沈，蒙昧如此，真令人可叹也。叹今人不及古人好，叹男权跋扈女权销，行也无聊，坐也无聊，瞧着这鬢病钗愁，多增烦恼，我待要挥双拳，打破了男女尊卑级，我待要鼓双唇，吹起了女学大风潮。”³

该报通过报道浙江省宁波府一位节妇兴办女学的情况，为民众树立兴女学的榜样。这位节妇在其丈夫死后，把继承的遗产二万七千两银子全部捐出，在定海开学堂，这样的行为在中国男子中就很少见，在女子中更是难能可贵。

有中国节妇树榜样，也有美洲女豪杰作参考。报纸上刊载的新弹词《女中师》中精彩演绎了美洲女豪杰梅利兰如何为兴女学奔走呼告，“自从轻女重男，都说道女子无才便是德，于是万千闺秀，都在那漫天黑雾之中，可喜那新开辟的西半球，却出了个非寻常的女豪杰，把那一双纤纤弱手，拨开那女界光明，不晓得费了多少的苦心，流了多少的血泪，才能够大刀阔斧，扫除了这棘地荆天”⁴，后来梅利兰遇着一位教育家，合力开设了一间女学院，成

¹ 《旅浙两湖筹立两等小学堂广告》《杭州白话报》，第239号，1907年1月。

² 《再告学生家属》《杭州白话报》，第239号，1907年1月。

³ 《女儿叹》《杭州白话报》，第2年第22期，1903年。

⁴ 《女中师》《杭州白话报》，第2年第28期，1903年。

效昭彰，使得美洲女学昌盛。这样的女性英雄故事可以呼吁中国的同胞姊妹一起为女学的振兴而抖擞精神，争做二万万裙钗的榜样。

《杭州白话报》除了重视学校教育外，也重视社会教育。一些文章劝导人们多读报纸，从报纸中获得新知识。其中对白话报的社会教育功能尤其推崇。该报在第一期中就提到，读了白话报可以使得读者能够客观地对待“洋人做的东西”，“务农”了解市场信息调整种植，“工艺”了解“新法用机器”¹，也称赞一些好官把白话报安放在大茶馆里，请吃茶的人看，不要他半文钱，人人都可以看得，这是个开民智的好办法²。例如绍兴府余姚县的两位知县开公共文化风气的事情，他们自己捐出一些铜钱，定了不少白话报，在城乡各镇到处分送，并在定报的时候，还说起要开蒙学堂，问章程应如何定法，教习应如何请法，看来余姚县的公共文化事业就要被这两位知县带动起来了。³

传阅白话报是开文化风气的一种方法，而建立藏书楼是另一种方法。该报还报道浙江学政张亨嘉筹资1万元，在杭城大方伯建立“浙江藏楼”，对外开放。并且说：“现在中国读书的人，也是真正太少，内中有一个缘故，苦人太多，读不起书，因此便把少年子弟耽搁下来，此番张学台要推广藏书楼的意思，大约也是为此。”“藏书楼的建立可以培养国民的文化习惯，引导良好的公共文化氛围。

除此之外，《杭州白话报》还关注社会教育的另一种形式——宣讲所的创办情况。在预备立宪运动期间，江南的地方自治总局为了让国民掌握自治的道理及自治的好处，特别设立宣讲所，用通俗易懂的白话语言告诉百姓什么叫做立宪：“就是中国要立一个最公道最有益的法子，以后国家与百姓都要照这个法子行，不能违背的，这就叫做立宪。”⁴并号召百姓如果有空闲时间，多去宣讲所听听，仔细领会，听完回去之后能够一人传十，十人传百地在自己周围人群中传播这些知识，传播的范围越广越好，包括妇女儿童们，让人人都明白自治的道理，个个都晓得自治的好处。该报极力推崇宣讲所这种有益于向百姓传播新知的形式，并认为只要多办一些宣讲所就可以使地方自治办起来了。

¹ 《论看报的好处》《杭州白话报》，第1年第1期，1901年6月20日。

² 《好官难得》《杭州白话报》，第1年第4期，1901年。

³ 《大令捐廉》《杭州白话报》，第2年第27期，1903年。

⁴ 《杭州藏书楼记事》《杭州白话报》，第2年第29期，1903年。

⁵ 《自治局设立宣讲所》《杭州白话报》，第677号，1908年3月14日。

第五章 新风俗的倡导

中国二千多年的封建统治使国人养成了很多不适应近代社会的旧习俗,如迷信、赌博、吸鸦片、缠足等,这些都阻碍着社会新风尚的倡导,因此,为打造新型国民,为建设新型国家必须要劝导民众革除旧风俗,树立新风尚。而《杭州白话报》作为一种大众传播媒介,作为社会变革的代言者,可以通过广泛的传播范围和强劲的传播力度正面批判根深蒂固的旧观念或长期受尊重的旧习俗,引导着民众向新的风俗、新的生活方式过渡。

美国传播学者施拉姆在《大众传播媒介与社会发展》一书中提到,这些观念习俗之所以根深蒂固,原因之一就是长期以来它们被认为是有益的,而且在整个社会里它们已得到集体的赞成,因此在改变它们的时候,如果只想通过一个人或一小部分人反对一个集体,是很难达到有效效果的,而大众传播却可以影响人们轻率地持有的观念,在未形成牢固观念的地方,或者在变革仅仅是要求对现有观念稍加引导的地方,就可以直接产生效果,对于固执的态度则可以潜移默化之,强化新风俗行为的权威与规范,培养对新风俗的兴趣。

《杭州白话报》认为“一个人在世界上总逃不了在风俗里做人,风俗好坏,虽不是我一个人所能做得到,但是只要我们有几个人,做些好榜样出来,那坏的风俗,自然慢慢的变做好的了。”¹评价中国的风俗是懒惰的多,勤紧的少,躁妄的多,谨慎的少,浮荡的多,忠厚的少,诈骗的多,信实的少,列举了中国多种有碍于社会进步的旧风俗,如赌博、吃鸦片、缠足、烧香等行为,并以西方文明风俗为榜样,告之国民应如何摒弃陋习,改变根深蒂固的旧观念,积极倡导文明新风尚,创造有助于新型国民成长的健康环境。

第一节 为强国而变革习俗

那些旧习俗阻碍着新型国民的打造,也影响着国家的强大,因此要为强国而变革这些旧习俗。《杭州白话报》中提到,我们中国现在的情形,是穷到了极处,弱到了极处,如果要想中国富强,就应该将中国之所以穷弱的病根找出来。所以该报常常把对旧习俗的批判、新习俗的提倡与强国目标的追求紧密相联。

20世纪初的中国面临着沉重的民族危机,百姓作为国家中重要的成员最主要的任务就是如何驱逐外国列强,如何使国家强大起来,而不是把金钱、精力和时间花在毫无意义的旧风俗上。该报认为当时民间流行的一些旧习俗,比如拜杆、立行会、烧香之类对百姓而言没有任何好处,只会让他们更加愚昧,浪费无助于国家强大的金钱、精力和时间。比如旧习俗

¹ 《说勤慎忠信是风俗改良的根本》《杭州白话报》,第833号,1908年9月。

——拜杆（即做法场超度故人），这种风俗既无意义又花钱，国家强大需要开民智，开民智需要花费大量的钱来买新书传播新知识，如果把这些钱拿出来，“做件正经事，顶好是将那种开民智的书，文理极浅的多印几本，照向来分善书一样分送，岂不大有益处吗？便说阴功，比白拉拉将银元送把和尚用，也不晓得要强多少。”¹

又如有一种旧习俗叫立行会，如果遇着瘟疫大行的时候百姓们就会去立一个元帅会，请“瘟元帅”出来驱逐瘟疫。这样的行会只会向百姓灌输愚昧的医疗观念，浪费百姓立行会的精力，对百姓和国家有害无益。挽救民族危亡需要百姓心齐，国家强大也需要人心齐一，有钱的出钱，有智力的出智力，团结一致，创办一个个有助于国家强盛的行会，因此该报提倡“读书的立个学会，种田的立个农会，做工的立个工会，做生意的立个商会，比那班行会的立的会有益处呢！……读书人立了会，此外农会工会商会同时并立，通国都团结一气，那里还有反乱情事呢？”²

该报反对百姓们去烧香，认为这是在花费做正经事的时间而去做毫无意义的事情。国家的强大需要人人各守其业，各尽其职，况且对一个国民而言，国家都快要灭亡了哪里还有什么心思去做一些无助于国家强大的事情呢？可是中国的百姓却热衷于这样的旧习俗，“一去烧香，无论男女都将难应做的事，搁起来了”，“不光是种田的人家，将事体搁起，觉得可惜，便是做生意的、做工的、读书的，也不该将事体搁起。”³

国家的强大不仅需要国民的金钱、精力和时间，还需要国民健康的体魄，像吃鸦片、吃素、女性缠足等一些旧习俗严重影响着国民的健康成长。

例如该报认为中国人吃鸦片这件事就是中国穷弱的一大病根，鸦片可以削弱国民的体质，也可以麻痹国民的意志，而身体健康、精神昂扬的中国国民是国家强大的首要因素。“中国要强，先该从强种说起。吃烟的人，好象死人一般，身体那能结实，身体不结实，不但自己一生百事不能做，便是生出来的子孙，身体也不能结实，一代传一代，一代弱一代，渐渐的我们中国人种都坏了，那有强的一日呢？”⁴因此，要强种强国必须要改变吃鸦片这一旧习俗。

还有一种旧习俗是吃素，该报认为戒杀生吃素会导致国民性格软弱，国家的强大需要强悍的国民，性格软弱的国民在凶悍的列强面前只能任人宰割，并在新闻报道中提到去年北京义和团闹事的时候，俄罗斯的军队到黑龙江欺负我们的同胞，这比杀生还要来得凄惨。吃素

¹ 《禁拜杆》《杭州白话报》，第1年第18期，1901年12月5日。

² 《戒行会》《杭州白话报》，第1年第20期，1901年12月25日。

³ 《禁烧香》《杭州白话报》，第1年第16期，1901年11月15日。

⁴ 《戒吃烟》《杭州白话报》，第1年第23期，1902年1月24日。

的人,只知道把畜生杀死于心不忍,不晓得我们的同胞被人家杀死了才是最于心不忍的事情。如果吃素是为了积阴功,还不如多做些有助于国家强大的善举,各人尽各人力量做得到的便去做,开民智,作民风,比那吃素要慈悲得多。¹

如果说吃鸦片和吃素只是影响了部分中国人的身体素质或性格,那么中国女性缠足的陋习却能影响整个中国人传宗接代的健康质量。因为缠足会有害于生育,胎儿在母亲肚子里的时候,也要活动,却因为做娘的缠了小足,受胎之后,身体加重,行走越难,胎儿在肚里也不舒畅,影响他的正常发育。建设强大国家是一件需要几代人前赴后继的重要事业,而中国女性缠足的陋习却影响到了一代又一代中国人的身体健康,因此为强国必须要摒弃这一旧习俗。

在国家危急时刻,最需要提倡的是国民的爱国心和保家卫国思想,但是中国却还存在着一些旧习俗与这样的思想背道而驰,比如好赌与好淫。因为好赌的原因都是从好利而来,好利二字正和保护国家的思想相反,因为凡是有国家思想的人,必不善于谋利,若说是谋利的人,他的一生便在铜钱眼里,这样的人,还有什么竞争心呢?还有什么爱国心呢?而且那些好赌的人,连朋友家人都是背叛,到这个地步,还和他谈什么保同种,保国家呢?而那些好淫的人,只是把女人当作一件玩物,在民族危难当头,男的能说保同种,女的也能说保同种,男的能说保国家,女的也能够说保国家,因此这样的旧习俗只能抹杀国人男女同胞之间的平等,于国家团结有害。

因此,中国当时存在的旧习俗不仅浪费了国民大量的金钱、精力和时间,有害于国民的健康成长,还与那时中国急需提倡的国家思想相悖,它们只能阻碍国家的强大,给中国社会带来负面作用。要强国家必须要摒弃这些旧习俗。

第二节 批判旧习俗

《杭州白话报》认为当时的中国社会风俗太旧,若不将它扫除,新的风俗就建立不起来,民智民气也谈不上大开。因此,该报在1901—1902年间相继发表了陈叔通写的“五禁”(禁烧香、禁扶乩、禁拜忏、禁谣言、禁赌博)、“四戒”(戒吃素、戒行会、戒吃烟、戒吃酒)、“一废”(废祭祀)、“一去”(去忌讳)等十一篇变俗短论。这些文章对于破除迷信,解放思想,改变人们的风俗习惯起了积极作用。以下是该报主要批判的一些旧习俗:

(一) 破除迷信

杭州寺观最多,《杭州白话报》针对杭州信佛人如流,提出“烧香没有什么益处”,社会

¹ 《戒吃素》《杭州白话报》,第1年第19期,1901年12月15日。

进步需要各行各业的人，各司其职，如果放下手头该做的事不做，去做那烧香无益的事，这便是烧香的害处，并认为那些香客省衣节食把一年积攒下来的钱花在没有用的地方，真是可惜，如果把这笔钱为公益事业募捐，将会对社会大有益处。该报还用童谣的形式告诉百姓如果真的有求于佛祖，还不如自己多多努力改变现状：“我有佛家微妙经，欲求善果种善因，求人不如求己好，善恶分明在一心。吁嗟乎，拜佛之人多如蚁，谁得佛家微妙旨，念佛一声动三界，佛若有灵耳聩矣。”¹

（二）善待奴婢

养奴婢是中国人的一个传统恶习，而奴婢的地位又被看得极低，可以让主人肆意虐待。《杭州白话报》针对这一恶俗提出人人平等的观念，奴婢与主人都是中国人，都是一个国家中的同胞弟兄，不能自己把自己的人看得极贱，总之“我们大家，同生在中国，都是同胞弟兄，你们要晓得同胞弟兄，若说是自相杀害，那旁人便要来欺侮了。”²所以该报劝有权势的国民待那奴婢的时候，要和待自己的同胞弟兄一样看待，警惕因内讧而招致国家灭亡的后果发生。

（三）戒赌和嫖

中国少年最易沾染的两大恶习是赌和嫖。如果好赌的人是为了钱财，还不如准备点本钱去做生意来得稳当，因为赌博是一桩没有本钱的生意，在赌场上，你欺我，我诈你，一家的人都变成了敌国。今朝赢了，你喜我怨，明朝输了，我怨你喜，哪有什么上进心可言？而且不知道有多少少年因为赌博把将来的事业荒废，落得个人财两空，百事俱废。这样的陋习与新型国民的打造相去甚远。该报又指出那些好淫的人，只是把女人当作一件玩物，同样是中国的少年男子与少年女子，怎么能分出个贵贱？同是一个少年，同在一个中国，应该彼此尊重，彼此怜惜，“把这个老大中国，从新的轰轰烈烈造起一个少年中国来，这才是少年男女的责任。”³

（四）戒缠足

《杭州白话报》认为中国女子最吃亏的事情就是女人家吃苦不记苦的缠足。平常一些做母亲的最疼惜女儿，但是碰到缠足这件事情，个个都心狠手辣逼自己女儿缠足。那女儿缠了足，一踏到地下，痛得要死，扶进扶出，含着一汪眼泪，不敢出声。到后来脚上的肉都烂了，骨头也拗断了，做母亲的还开心得不得了。该报还指出缠足有三种害处：第一种是伤身体，因为一个人周身的血脉常要流通，缠了足，血脉不流通，行走不方便；第二种是操作不便，

¹ 《新童谣》《杭州白话报》，第2年第22期，1903年。

² 《劝人不要虐待奴婢》《杭州白话报》，第1年第3期，1901年7月10日。

³ 《戒好嫖》《杭州白话报》，第2年第27期，1903年。

女子出嫁之后，要帮着丈夫管理家务，但是一缠足后由于连走路也不稳当，所以家里不能事事管得周到，若是说出脚痛来，反被旁人当作笑话看待；第三种是有害于生育，做母亲的缠小了足后，行走不便，缺乏运动，因此影响胎儿的健康发育。

（五）戒鸦片

中国人吸食鸦片的恶习已成为阻碍民众健康与社会进步的毒瘤。1906年11月30日清政府颁布《禁烟章程十条》，当时正当“预备立宪”公布伊始，为了刷新人们耳目，声明“限定十年以内，将洋土药之害，一律革除净尽。”《杭州白话报》也配合清政府的禁烟禁毒政策，报道一系列禁烟相关新闻。

表二：1908年9月21日—27日一周之内的相关禁烟报道：

号数	栏目	禁烟报道
第 851 号	本省新闻	《出示禁烟》
第 852 号	本地新闻	《组织禁烟官报纪事》
	本省新闻	《差役开灯吃烟发押》
	本省新闻	《飭令烟户具改业结》
第 853 号	本地新闻	《稟报禁种罂粟》
	本地新闻	《嘉善设立禁烟局情形》
第 854 号	本地新闻	《禁烟局裁撤》
第 855 号	国内新闻	《奏覆禁烟办法》
	本省新闻	《乡图兼办禁烟事宜》
	本地新闻	《稟种罂粟应一律禁绝》
	紧要新闻	《抚批臬司等会详禁烟事件》
第 856 号	本省新闻	《销毁烟具》
	本省新闻	《和尚吃烟罚洋》
	本地新闻	《再志撤去禁烟局》
第 857 号	国内新闻	《议缩短禁烟年限》
	国内新闻	《倡议禁吸纸烟之特识》
	国内新闻	《禁烟之认真》

该报除了直接指正一些不良旧俗，还开辟了“俗语指谬”、“俗语存真”两个栏目，把

日常生活中人们奉为经验精华的俗语集中起来，逐条加以分析批评，指出哪些是对人们对社会有害的，哪些是有益的，从而使人们弃旧从新，不再去信奉那些荒谬的话，树立文明新风尚。在“俗语指谬”栏目中所否定的俗语有：“闲事不管，饭吃三碗”、“多管闲事多吃屁”、“今朝不知明朝事”、“过一日算一日”、“是非只为多开口”、“烦恼都因强出头”、“退一步海阔天空”之类持消极人生态度的俗语。该报在反对“退一步海阔天空”这一俗语中指出这“实在是一句大谬的话”，如果在竞争面前赞成退一步海阔天空的观点，那不知道要退到什么地方去了，“譬如现在的中国，穷也穷极了，弱也弱极了，主权也没有了。外国人今朝说要瓜分，明朝说要瓜分，险也险极了。若是退一步想，中国虽是穷弱，没有主权，毕竟目前不会被外国瓜分，比那犹太印度波兰好得多呢。若是进一步想，不但要夺回主权，不但要保守土地，并且要胜过外国，才见得天空地阔。”¹

第三节 倡导新风俗

旧习俗要摒弃，新风尚要树立。中国人学习近代科学知识以西方的知识体系为主，学习新风气也是如此，汲取西方风气的文明之处，给国民树立学习的榜样。

《杭州白话报》专门刊登了介绍外国风俗的文章，举出日常生活中外国人与中国人众多的不同的风俗习惯，通过对比让中国人向外国人学习。比如文中提到，道路是行人往来的地方，不是游人游玩的处所，西洋各国的大道上，走的都是忙碌的有事业的人，即使小孩外出走路，他的父母也预先告诉他不能在路上闲逛，但是我们中国却相反，在街道上走路的人，倒是有事情的人少，没事情的人多，尤其到了夏天晚间，“那下等人家，竟全然把一家的老老少少，男男女女都搬到街上来了。做生活也在街上，吃饭也在街上，三四岁的小孩儿，连脚步还不会跨的，也是在街中心逛来逛去。”²这样的例子对比现在看起来有点极端，但是还是能够从这方面可以看到当时中国人的生活节奏没有外国人的快，整个生活状态呈现出庸懒、散漫。该报从以下几个方面来阐述文明新风俗：

（一）注重公共卫生

中国的公共卫生不洁，一直是中国被指责为文明化程度不高的重要因素之一。该报也主张街道上最重要的是干净，不要说撒尿撒粪比较讨厌，就是吐痰哼鼻涕也是龌龊的事情，并告诉读者西洋人的卫生学问是凡起居饮食都很讲究，所以吐痰现象很少，因为他们家里每处房间都有一个痰盂，至于在街上行走的人也没有随处吐痰现象。可惜中国却不一样了，

¹ 《俗语指谬》《杭州白话报》，第1年第14、15期，1901年10、11月。

² 《外国的风俗》《杭州白话报》，第3年第10期，1904年。

人们没有公共卫生习惯，沿路上一堆粪，一堆痰，极其肮脏¹。

（二）遵守公共秩序

《杭州白话报》还极力推崇国民学习外国人在公共场合的秩序习惯，在该报中提到，西洋国人在上公车的时候，如果有好几个人同时上车，他一定先让老者，再是妇女，再是小儿，自己总在最后，下车时候也是如此。但是中国人却是只要力气大的，长得强横一些，管他是什么老者妇女儿童，只要上车时我先上车，下车时我先下车便是了。所以这样就会在公车上发生你要争先，我也要争先，大家挤在一块儿，连一口气也调换不过来的讨厌事情²。

（三）爱护公共财产

公共财产是一个很广泛的概念，比如公园里的树木花卉，各种祠堂庙宇里的桌椅板凳都是属于公共财产。该报认为“花园里的树木花卉，我采了他一朵花，折了他一根树枝，固然没有什么要紧，但是花园的树木花卉，是种着给各种人看的，我采了一朵花折了一根树枝，人家便没得看。”³所以要有公共财产的观念。

西洋各国的街道两旁都种着果树，每逢到了秋天果子成熟的时候，便有人去采摘去卖，所获得的钱是作为地方上的公共费用。而且如果有人因私而采摘了公共的果子，就会受到其他人的责骂，因为他们觉得既然是公共财物，无论是大材还是小料，即使是一个小小的果子，大家都应该好好保护。虽然中国的街道上没有什么果树，但是到了城外乡下就有很多桃树梅树，路上走过的人，哪一个不看着嘴馋而随便采摘几个，而且中国人的脾气，两手最是好闲，随便看见一株树木，大的折枝，小的拔根，总要糟蹋得不成一个样儿才肯罢休，这样对待公共财产的行为态度与外国人完全相反。

（四）提倡马路文明

关于马路上的道德，该报说道外国人在路上行走的时候，如果碰着老年的人，幼年的人或是妇女，都有敬重他们和保护他们的心思，走路让他们先过去。而我们中国人却相反，碰到这样的弱者，不但不会敬重和保护他们，还要取笑和欺负他们，若是碰到妇女，任情取笑，前前后后，围绕不肯走开。外国人在街上行走的时候，如果偶然彼此冲撞，各人都会互相道歉，说自己不好，说自己粗忽。如果是中国人两个人彼此一撞，也不问谁错谁对，便是破口大骂，再不然就扭结拢来，大家一顿乱打，这样的行为风俗真是可耻⁴。因此，报纸要提倡我们中国人应该学习西方外国人在马路上的道德，倡导在公共场合的文明新风尚。

¹ 《外国的风俗》《杭州白话报》，第3年第10期，1904年。

² 《外国的风俗》《杭州白话报》，第3年第13期，1904年。

³ 《外国的风俗》《杭州白话报》，第3年第13期，1904年。

⁴ 《外国的风俗》《杭州白话报》，第3年第11期，1904年。

一个人周围的社会环境可以影响其观念与行为，因此要成为一名真正的新国民，必须要变革旧习俗，倡导新风俗，也为建设新型国家创造良好的社会环境。

结 语

20 世纪初年，义和团被镇压，清政府屈辱求降，列强割地索款。民众反帝斗争受挫后，却袖手旁观，俯首为奴者，似乎反倒自在。当时不论革命派或改良派，热忱爱国者，无不为之痛心而力图唤醒之，鞭策之。亡国灭种的压迫感是驱使他们重新审视中国的民众，并试图通过一系列方式打造强国强种的新型国民。

除此之外，建设新型国家必先造新民，因为新型国家的建设不仅仅只靠几位社会精英分子的努力就可以了，需要的是更多更广泛的民众，而这些民众又必须是具备近代知识和意识的才能有助于新型国家的建设。中国二千多年的封建统治造就了一批批忠君的臣民，只有朝廷而无国家意识，教育也只是成为少部分人想进入仕途的工具，一些延续了多年的旧风俗更加助长了百姓们的麻木与迷信。

《杭州白话报》从 1901 年创刊，历时十年，而这时期正是中国社会与政治风云变幻的十年。该报通过通俗的白话语言特色对广大民众国家观念的灌输有利于唤醒将要沦为亡国奴的中国人，告诉他们中国要灭亡的不是一个事不关己的满清王朝，而是整个国家与民族，乃至人种；外国列强侵占的不是清王朝的天下，而是属于我们百姓自己的国家。有了国家观念，还要有做国家中主人翁的积极思想，具备这样的思想的国民，一方面可以为保家卫国作斗争，另一方面也可以为推动预备立宪运动的展开作准备。作为一名新型国民，还必须要接受近代教育，掌握近代科学知识，因此，该报通过传播媒介加强对民众进行社会教育，普及识字率，介绍科学新知，提倡兴办学校，为适应当前政治改革的国民转变为公民作好知识准备。社会环境的文明新风气也能影响新型国民的打造，《杭州白话报》重视对旧习俗的批判，对新习俗的倡导，并影响深远，尤其该报对女性缠足这一陋习进行批判后，不久杭州就出现了第一个“女子放足会”。因此，《杭州白话报》对新型国民的塑造有利于挽救眼前的国家危亡，也有利于预备立宪运动的推广与展开，更有利于对近代新型国家的建设。

20 世纪初，先进中国人在探索爱国救亡道路之时，所要建设的新国家，打造的新国民都是以西方国家或日本为借鉴，《杭州白话报》在打造新型国民方面也不例外。该报刊登了大量其他国家的历史故事，如《波兰国的故事》、《俄土战记》等，通过讲述这些国家的兴衰历史来宣传爱国思想。在启蒙国民观念的时候，由于中国历来只讲臣民而没有国民，所以一些新民词如“民主”、“权利”、“主人翁”等直接从外国引述过来，该报所强调的民众与政府之间的关系也是以西方社会为参考模板，并直接提倡学习西人的一些进步精神，如崇尚自由、正义、冒险、刚强等。除此之外，该报在向中国民众介绍的一些进步科学知识，如地理知识、

社会知识、体育知识、农学知识等也是来源于西方国家或日本，还有一些新风俗的倡导也是直接以西方社会为学习范本。

因此，可以说由于当时整个社会西学东渐的影响和《杭州白话报》的主笔们对西学知识的推崇，所以该报主要以西方或日本社会为模本来打造新型国民，但是该报在如何学习外国方面过于贬低中国人而抬高外国人，放大了中国的弱点，夸大了外国的优点，比如在以外国为师方面主张态度要谦虚，低人一等，“我总劝中国人，要把中国看得极小，把外国看得极大；把中国看得极弱，把外国看得极强；把中国人看得个个多没用，把外国人看得个个多有用，有了这个心思，自然不去看轻外国人，便好学外国人的本领了。”¹这也是与当时一些知识分子急于把中国脱胎换骨成和西方国家一样强大的理想是分不开的。

但是总的来说，《杭州白话报》在历史上还是有一定的进步意义。第一，该报在杭州创办起来后对其他报刊有一定的影响，如于1901年9月创刊北京的《京话报》转载了多篇刊登在《杭州白话报》的文章，如《论看报的好处》、《波兰国的故事》、《美利坚自立记》、《俄皇大彼得遗训》、《论新旧》等文章，并且该报的栏目设置也受到了《杭州白话报》的影响，与其相近。第二，该报打造新型国民的四大主题不仅对当时起了一定的影响作用，还对后世有很深远的继承意义。虽然我们现在对国家观念和科学知识的掌握，相比较一百多年以前已经进步很多了，但是该报提倡的国民观念和文明新风俗，至今也是我们继续追求的目标。随着我国政治体制的逐步完善化，越来越需要具有一定参与政治能力的公民，而该报所批判的旧风俗，如破除迷信，戒毒戒鸦片，所提倡的新风俗，如注重公共卫生，遵守公共秩序，爱护公共财产，提倡道德文明，都是我国现阶段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重要内容。

因此，打造新型国民任重道远。一百多年前的前辈依靠着简陋的印刷媒介如报纸、书籍等为打造新民而努力，在大众媒介高速发展的今天，如电子媒介、网络媒介的出现，我们更应该借助它们为打造建设社会主义新型国民而奋斗！

¹ 《论中国人对付外国人的公理》《杭州白话报》，第1年第9期，1901年9月7日。

参考文献

报刊

《杭州白话报》，1901年——1903年，藏浙江大学图书馆。

1907年——1909年，藏浙江图书馆。

《湖北学生界》，1903年各期。

史料

浙江辛亥革命研究会编：《辛亥革命浙江史料选辑》，浙江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

浙江省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 浙江图书馆编：《辛亥革命浙江史料续辑》，浙江人民出版社，1987年10月第1版。

梁启超著：《饮冰室合集》，中华书局，1989年重印本。

论著

汪林茂著：《晚清文化史》，人民出版社，2005年7月第1版。

桑兵著：《晚清学堂学生与社会变迁》，学林出版社，1995年5月第1版。

张昆著：《传播观念的历史考察》，武汉大学出版社，1997年6月第1版。

侯宜杰著：《二十世纪初中国政治改革风潮》，人民出版社，1993年4月第1版。

（美）C.E.布莱克著，景跃进、张静译：《现代化的动力——一个比较史的研究》，浙江人民出版社，1989年5月第1版。

（美）阿列克斯·英克尔斯、戴维·H.史密斯著，顾昕译：《从传统人到现代人——六个发展中国家中的个人变化》，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2年1月第1版。

（美）韦尔伯·施拉姆著，金燕宁等译：《大众传播媒介与社会发展》，华夏出版社，1990年7月第1版。

（美）西里尔·E.布莱克编，杨豫 陈祖洲译：《比较现代化》，上海译文出版社，1996年10月第1版。

（美）塞缪尔·亨廷顿等著，罗荣渠主编：《现代化——理论与历史经验的再探讨》，上海译文出版社，1993年11月第1版。

（日）依田熹家著，卞立强译：《日中两国近代化比较研究》，北京大学出版社，1991年7月第1版。

论文

李斯颐著：《传播与人的现代化研究：源流、认识及评价》，《新闻与传播研究》，2004年第1期。

史文著：《晚清国家观变化的时代特色》，《史学月刊》，2005年第12期。

陈高原著：《论近代中国改造国民性的社会思潮》，《近代史研究》，1992年第1期。

郑云山著：《辛亥前夕的国民性问题探讨》，《近代史研究》，1992年第1期。

（香港）鲍绍霖著：《欧洲、日本、中国的国民性研究：西学东渐的三部曲》，
《近代史研究》，1992年第1期。

郑师渠著：《梁启超的爱国论》，《中国近代史》，2005年12期。

李斌著：《晚清报刊与文化大众化》，《贵州社会科学》，1996年第2期。

侯杰 秦方著：《〈大公报〉与晚清时期中国社会文化变迁》，《广东社会科学》，2003年第3期。

杨早著：《京沪白话报：启蒙的两种路向——〈中国白话报〉、〈京话日报〉之比较》，《北京社会科学》，2003年第3期。